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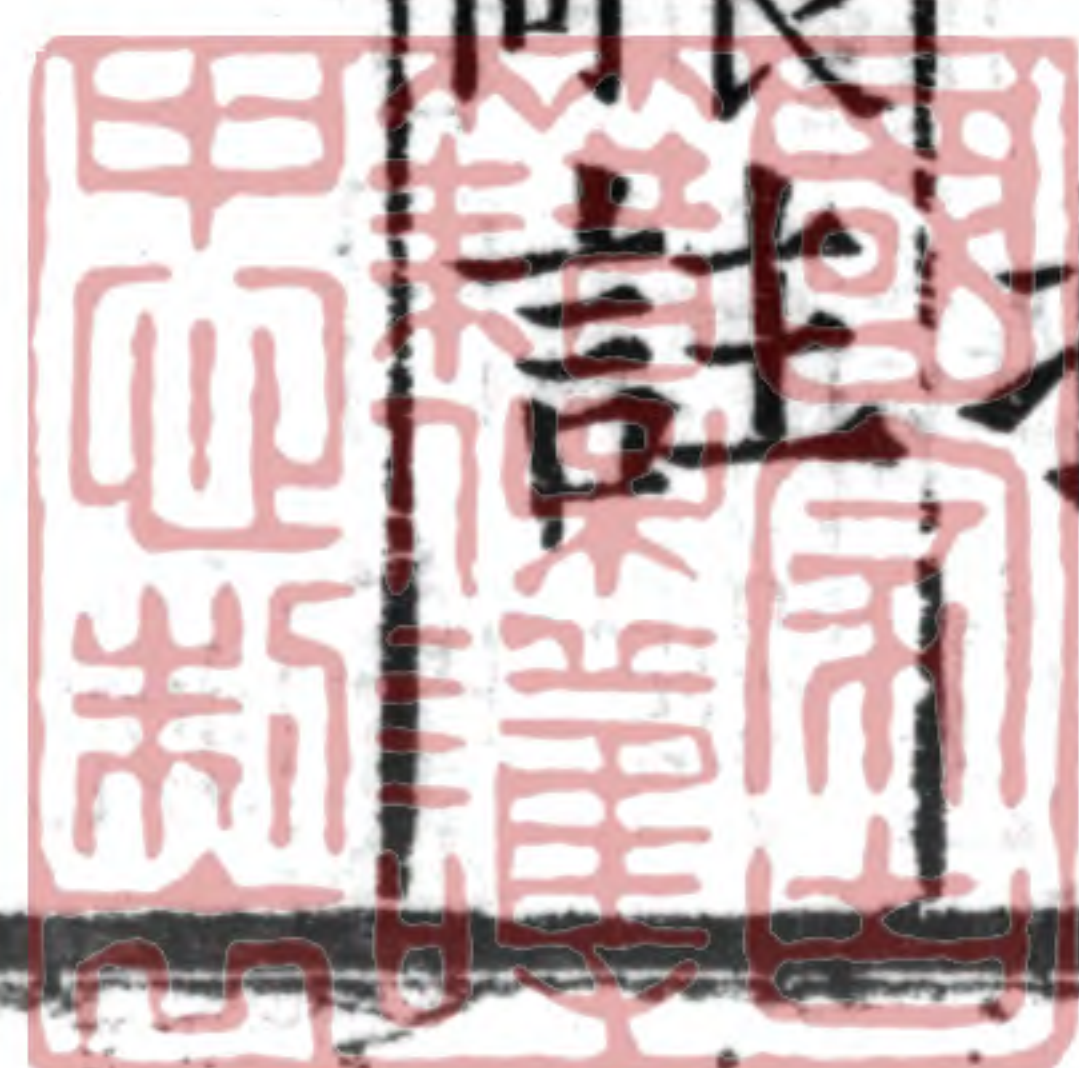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

此詠耳

阮嗣宗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瑰傑

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部兵校尉籍屬文初不苦思率爾便作成陳留八十餘篇此獨取十七首詠懷者謂人情



懷籍於魏末晉文之代常慮禍患
及已故有此詩多刺時人無故舊
之情逐勢利而已觀其體趣實謂
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測之
向

同註

顏延年沈約等註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濟日夜中喻昏亂不能寐言憂也彈琴欲

以自慰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善曰廣雅曰

其心日帷帳孤鴻號外野翔善作鳥鳴北林善曰廣

鑒照也鳴也向曰孤鴻喻賢臣孤獨在外號痛聲也

翔鳥驚鳥好迴飛以此權臣在近則謂晉文王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善曰

朝常恐惟謗遇禍

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

幽旨也翰曰由此而憂思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善曰列仙

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善曰江妃

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張平子南都賦曰游

女弄珠於漢臯之曲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

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

雞之卵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

婉孌少好兒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意深也交甫則未如此籍飾成此文 傾城迷

下蔡容好結中腸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

東家之子嗎然一笑感陽城迷下蔡銑曰言美兒傾人之城迷惑下蔡之邑由此容兒美好結人心腸皆謂晉文王初有輔政之心為美行佐主有如此者感激生憂思萱

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善曰趙岐孟子章指

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

杲杲日出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

子字銑曰後遂專權而欲篡位使我感激而生憂思萱草忘憂也蘭香草也言我將忘此憂

自脩芳香之行膏沐仁義之道念天下若此將誰為施之詩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言本望得

雨不謂日出亦猶木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期輔弼不謂管蔡奪也

沈約曰婉孌山川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步

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翰曰言臣主初為金石固

交一朝離傷使如此也旦朝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

此始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

柯葉又凋無復一毫可悅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文曰藿豆

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濟曰嘉美也蹊道也藿猶葉也言及秋風而零落也言晉當

魏盛時則盡忠及微弱則陵繁華有憔悴堂上之使魏室零落自此始也

生荆杞善曰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憔悴

山海經曰雫夕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紀銑曰荆杞喻奸臣言因魏室陵遲奸臣是

生野臣則驅馬舍五臣之去去上西山善曰

晉文王也驅馬舍作捨之去去上西山善曰

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銑曰西山伯

夷叔齊隱處也趾山足也言晉無始終不及夷

齊故上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

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

向曰言遇此時不可相保亦云已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

亦當然楚辭曰淑晷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

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向曰

已盡也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

今日身亦固然此乃籍憂生之詞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善曰史記曰不以繁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

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

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

兇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兇死於車

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

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

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

而奔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

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

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枕席今

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

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

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

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濟曰繁華喻人美盛

如春華之繁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善曰毛

餘同善注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善曰毛

之天天灼灼其華良悅澤若九春馨折似秋

日天天美兒灼灼明兒悅澤若九春馨折似秋

霜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三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霜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

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銑曰懌樂也春陽也陽數九故云九春萬物悅樂之時也磬樂器其形曲折秋霜能摧折萬物言此二人自屈折曲事君有如此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者秋殺也

愛宿昔同衣裳善曰神女賦曰陳嘉詞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廣雅曰宿夜也

向曰昔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善曰建安中無名詩曰中

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翰曰此丹青著明誓情相得願為比翼之鳥雙飛而游

永世不相忘善曰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

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

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懼用青不渝故以方誓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

束手之路齊曰誓約如丹青分明雖千載而不相忘也言安陵龍陽以色事楚魏之主尚猶

盡心如此而晉文王蒙厚恩於魏不能竭其股肱而將行篡奪籍恨之甚故以刺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善曰漢書曰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良

日漢伐大宛得駿馬乃作天馬歌言天春秋非馬來自西北從於東道此亦萬事不定春秋非

有託五臣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

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况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銑

日春秋相代訖竟之時而清露被臯蘭凝霜露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

富貴者安能長保持也清露被臯蘭凝霜露

野草

善曰迅疾也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

古詩曰白露沾野草

向曰春露秋霜互以相

代言霜凝歲暮野草當盡我值今日身亦固然

此乃籍憂朝為媚

生之詞也

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言世人逐時興衰非有長生者也

翰曰王子晉古仙人以喻真正之士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栢翳岡岑飛鳥鳴

相過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來詣

相以識墳

濟曰阿曲翳蔽也

但立墓松栢飛鳥往來而已

感慨懷辛酸怨

毒常苦多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

也

良曰由此而怨歎也慨

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沈約曰河南

之

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

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印也云二子

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

在也

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

之

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

丘之士夫何異哉故因北望山阿而發此句明

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

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

斯張本也善曰李斯蘇秦同銑注漢書東方

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論語子貢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

永仁而得仁又何怨
銑曰李公李斯也本楚
上蔡人度楚不廷仕乃說秦平六國而為丞相
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之樂其可得乎故云悲東門蘇子蘇秦
也本洛陽人洛陽三川之地則三河也蘇秦以
其地狹小不足逞其志乃游說六國佩其相印
後爭寵於齊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豈不知趨勢
利以近禍敗也為而犯之者亦猶求仁得仁誰
復為之嗟矣籍登高望見丘墳松柏而懷李公
蘇子以為世人不知止足後必悔恨有如此者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
善曰開秋秋初開也
四子講德論曰蟋蟀候秋吟
向曰詩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今言初秋始涼已鳴林帷者傷
時政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
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翰曰感物感時政也悄悄憂心也
多

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
其議繁辭終不見信
善曰論衡曰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良曰言此心無所告訴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作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善曰樂錄曰
雞鳴高樹顛

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將適唐都毛
詩曰薄言旋歸
齊曰微風喻魏將戒教令微

也明月喻晉王為專權臣也雞知時者言我亦
知時如此將命駕歸于山林隱居而避此亂代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

經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
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
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

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良曰漢都娛樂未
咸陽也趙李並善歌舞故託以經過也

終極白日忽蹉地驅馬復來歸及顧望三河黃

金百鎰善作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

將如何善曰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

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

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

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

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

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

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愈善而離楚逾遠耳今

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

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

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何

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

二十四兩向曰晉文王河內人教託稱三河

言人輕薄之情平生經過游樂於魏都之中及

魏室衰暮昔去而望晉翰曰季良謂魏王曰

同善注言雖黃金百鎰資用苦多豈可供其失

路之費也喻人素有美行於魏今失路歸晉其於美行盡以喪矣將如之何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阡陌子母相

鉤善作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善曰軼當

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

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

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

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

我有嘉賓良曰畛界距至也阡陌皆道也子

母瓜之子母也鉤帶猶連綴也瓜有五色其光

耀曰嘉賓邵平之客濟曰邵平瓜羨足供賓

客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

豈足賴

沈約曰當袁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青門四夫耳寔蓋由善於其事故

以珠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

明自煎人以財與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斃也膏火自煎

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磻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能

治官敢賴寵乎銑曰膏以明而受煎熬人以財而見惠害豈如邵平復為布衣終身不仕至

於寵祿何足恃賴顧朝廷若是願以退居故有此辭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山

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

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向曰上東門洛陽東門首

陽山伯夷叔齊避周之隱處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曰夷

齊尚不食周粟死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翰曰薇亦藿也可食之采薇

士則夷齊也嘉良辰在何許疑霜霑衣襟

五臣作

樹謂嘉美之樹

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

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

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良曰良辰謂和平也疑霜霑衣衿以喻衰代言和平之

時今在何處而使衰代及人銑曰鳴鴈飛南征

日風振雲陰喻晉王專權而冒上

鳴鴈飛南征

善

鶉鳴

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

日楚辭曰鴈邕色而南遊又曰鳴鴈飛征喻賢臣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遠去鴟鵂哀音
諭邪臣讒佞
深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政

此凋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

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

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翰曰商聲

秋之聲也草木凋素由商聲用事國家衰弱由

姦臣執政是用傷我心矣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五臣作壽書善曰

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

善曰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

讓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

執玉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死矣史記曰閔損字子騫濟曰褐布衣珠玉

喻道德顏回閔子騫皆孔子弟開軒五臣作臨

子言少時學道德與此游從

四野登高有望善作所思良曰開都謂出於都外

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善曰方言曰冢大者

死至於今日故謂同一時也千秋萬五臣作歲後榮名安所

之乃悟善作羨門子噉噉善作今自嗤善作

我以前但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

徘徊蓬池上還傾望大梁

善曰漢書地理

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

池名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楚辭曰莽莽之無涯毛萇曰走獸交橫馳

莽莽廣大也飛鳥相隨翔是時鷄火中日月正相望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齊乎對曰尅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鷄火中必是時也

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銑曰喻亂時人怖懼良曰孟冬之月七星中星

嚴寒陰氣下微霜善曰爾雅曰朔北方也拉預

陰氣騰則凝為霜向白朔羈旅無疇匹俛仰

北也寒霜喻奸臣之害人者懷哀傷善曰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翰曰代多邪佞故我無疇匹而俯仰悲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

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

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

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

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翰曰小人計邪諂以為功君子守正直以為常

良曰言我守以正道豈能惟悴及已所以著此詩以自明也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善曰南方為火而主月為炎暑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

入於秋也喻魏之未權移於晉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善曰淮南

子曰志厲清雲起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

向曰喻魏尚有餘德者逶迤長遠也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代謝日月遞差馳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而奔馳也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善曰毛詩曰勞

心怛怛楚辭曰國無人兮莫我知願覩則歡

齊曰切怛憂傷也莫我知莫知我也願覩則歡

好不見悲別離善曰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

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而不見別離良曰

卒終也不見言不欲見別離也喻晉篡魏而別離也

灼灼西頽善作日餘光照我衣善曰楚辭曰日

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銑曰頽日喻魏也尚

晉武四壁喻大臣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寒鳥喻小臣也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

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北看獸焉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齧其草即有難叩叩

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屨郭璞曰屨音厥向

日周周蛩蛩同善注以喻君臣相須而齊有晉不如如何當路子馨折志所歸豈為夸

於此瓜譽五

名憔悴使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

顛什蛩蛩負蟹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

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蔡母遂曰當仕路也尚書大傳曰

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磬樂器其形曲折
昌氏春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
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
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翰曰當路
子喻大臣也皆磬折曲從以媚晉氏而忘致君
之道 良曰此人皆夸大與名譽而致身趨附
之地使我惟 寧與鷲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
悴而心悲

四海中路將安歸

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

黃鵠比游黃鵠一舉冲天翔翔四海短翮追而
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許者宜與燕雀相隨不直
與黃鵠齊舉 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
雲決鬱將安歸 濟曰鷲雀喻姦佞黃鵠喻賢
才言世人寧與姦佞相濟其要安於爵祿不日
能與賢才盡力於君而受其黜遷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 五臣作 門臨永路

不見行車馬

銑曰言人皆趨權臣無與已同

登高望九州悠悠

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

向曰孤鳥離獸東南西北

喻下人值亂代皆分散而去

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善曰毛詩

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翰曰言恩志者與舒寫其心晤明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善曰史記曰紂使師消作新聲北里之舞

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濟曰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於濮水上聞其音使師消寫之言時尚其荒淫 輕薄閑游 五臣作游

子俯仰乍

五臣作

浮沉

五臣作沈

捷徑從狹路僂

趣荒淫

善曰輕薄之輩隨俗浮沉奔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

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沉與時俯仰
代人輕薄逐勢興衰而從之
非正道僂僂
亦俯仰也
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

年術可以用字
慰我心
善日子喬離俗以輕
舉全性以保真其人

已遠故云馬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
楚辭云
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

日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
日延年不死今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

日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翰
日王子喬古之先人也鄧林林名
濟曰籍見

時代若此但以全
身為上故美矣

湛湛長江水上
有楓樹林
善曰楚辭曰湛湛江
水兮上有楓樹
良

日湛湛水平
阜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善曰楚
兒楓木名
善曰楚

蘭被徑兮斯路漸又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
日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兒駸七

林切
銑曰澤畔日阜青驪
遠望令人悲春氣

馬也逝去也以喻日去之疾
感我心
向曰望此則知春不留
緒
三楚多秀士朝

雲進荒淫
善曰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
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

日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為朝
雲
翰曰三楚謂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

王都壽春秀士謂秀茂之士宋玉之流也玉為
高堂賦云朝為行雲暮為行雨諷荒淫之事進

諫於君言朝廷之士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
隨風俗流無能如此

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善曰戰國策曰莊辛
諫楚王曰郢必危矣

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
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

攝丸以其頸為的晝游茂樹夕調酸醜爾黃雀
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
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
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
太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
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目因是已左州侯從
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
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事不知
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澠池之塞內殺已
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
執珪中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
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溪流所沃者
美好色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
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良曰朱華喻榮盛高
蔡事同善注言魏初榮盛後如高蔡
黃雀之危一念至此泣涕不能禁止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銑曰感秋而述其所懷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

秋晏

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說文曰嬰繞也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

士哀也

向曰嬰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善

羅矧况晏晚也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

見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寒啾度雲鴈

善曰楚辭曰

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

善曰楚辭曰

幽慢

善曰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

善注

良同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善曰楚辭

文選

五

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銑曰夷險難預作善

耿介專獨也繁慮多憂也宵夜也夷險難預作善

豫謀倚伏昧前筭善曰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漢

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鷲冠子曰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銑曰夷平倚申伏

屈昧闇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善曰達謂通

筭計也稽康高士傳司馬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

鼻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

人超然莫尚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嵇康高

士傳讚曰同善注言我雖好相如明達天下不

欲同其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官善曰偃謂偃

慢世仰不仕也范

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

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卿

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

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濟曰鄭均同善

注言我頗悅鄭生偃息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

不賦 良曰觴酒也翰筆也高臺驟登踐清淺 臣

賦良曰觴酒也翰筆也 高臺驟登踐清淺臣

善

作

漢

也

伏

通

也

犢

高

士

不

明

天

下

不

仕

也

范

車

預

作

善

也

漢

也

伏

通

也

犢

高

士

不

明

天

下

不

仕

也

預

作

善

也

漢

也

伏

通

也

犢

高

士

不

明

天

下

不

仕

也

預

作

善

也

漢

也

伏

通

也

犢

高

士

不

明

天

下

不

仕

也

預

作

善

也

漢

也

伏

通

也

犢

高

士

不

明

天

下

不

仕

也

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古患切善曰爾雅曰

言因歌詠遂賦此詩聊用布與親狎之人

臨終詩五言

歐陽堅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

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為征西撓亂關中

建每匡政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

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建臨刑而作是詩也

伯陽適西戎孔子欲居善有蠻善曰列仙

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

日子欲居九夷向曰老子姓李字伯陽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九夷夷蠻通稱

也苟懷四方志所在可游盤善曰左氏傳姜氏

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翰曰言平常之人且懷四方之志所在皆可以遊樂

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善曰周易曰屯

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也濟曰而况遭亂代屯蹇災患者

而不可行平顛古人達機兆策馬游近關善曰周

沛猶傾覆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蓬伯玉曰瑗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良曰衛大夫孫林父將作亂蓬伯玉遂行從

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微官不知去就安居取害也潛圖密已構

成此禍福端善曰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

禍亦不至福亦不求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救叔

倫謀亂已欲廢彼敗則為禍成則為福故云禍

就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

投足不獲安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

投迹也齊曰恢恢廣大兒四方上下為六合

紘網繫網索也言趙王倫網捕松柏隆冬悴

作然後知歲寒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

之後凋也銑曰言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

路難善曰淮南子曰河為九山曰太行羊觶高

曰言世路險過太行之山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

定分慷慨復何歎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

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

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良曰引大分故

以抑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作憐

女惻惻心中酸善曰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

云慈母怒子折夔以笞之鄭玄毛詩二子弃若

箋曰顧念也濟曰酷苦酸痛也

五臣無遺念皆邁五臣作凶殘善曰毛詩曰將

若字遺 遺念皆邁其凶殘 凶殘善曰毛詩曰將

如循環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

循連環而無窮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善曰

日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情文章人有五情漢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薤瀾贊曰洟瀾

哀傷

幽憤詩四言 善曰魏氏春秋曰康及

賦曰余少與嵇康呂安居上接近其

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意遠而疎呂

嵇叔夜何曰叔夜為呂安事連罪收繫

莫能見

嗟余薄祐五臣作祐 少遭不造善曰蔡邕書曰邕薄

家道未成也濟曰枯福也叔夜少失父 哀

榮靡識越在緜綵五臣作極祿 善曰左氏傳

南子曰成王幼在緜綵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緜

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土韋

兒大籍也銑曰榮獨靡無越於也極祿束縷

嬰兒也 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子不訓不

師善曰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

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長詩傳曰鞠養也

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賈逵國語注曰肆

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翰曰肆縱

姐嬌也恃母兄之慈縱而愛及冠帶憑寵自放

成嬌不垂訓教不立師傳善無此二句良曰爰於也男年二十則冠

冠帶亦冠也依憑母兄之寵自放逸其心也抗

心希古任其所尚善作上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

上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濟曰抗舉

希慕也言舉心慕古人之道任其高尚之志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善曰稽喜謂康長好老莊

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

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貞者精誠之

志銑曰老謂老子莊謂莊子賤物賤於志在

貴貴之物貴身謂卑下於人以自保也

守樸養素全貞善曰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

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

可以全貞者也又曰貞者精誠之志也銑曰

守樸守其實樸養素全曰余不敏好善闇人曰善

貞謂養其質以全貞性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

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

不能擇人也向曰不敏猶不子玉之敗屢增

達也常好善道而闇於人事

惟塵善曰子玉楚大夫也傳曰楚子將圍宋使

子文治兵於蔎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蔎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傳政於子玉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

將大車維塵真真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

自作憂患也翰曰鍾會有憾於叔夜時呂安

自

自

自

自

自

兄異姦通安妻異為大將軍長史遂構誣將害
安鍾會為大將軍所善會因勸大將軍誅康與
呂安同罪也子玉楚子玉也令尹子文舉之以
自代後子玉與晉戰子玉大敗康此意所以憤
呂異有穢行大將軍用為長史是不知人亦如
子文之用子玉不當也惟塵謂詩人刺進舉小
人也謂鍾會有言於大將軍將害康比
會為小人也婁增石言當朝此類多矣
大人含
弘藏垢懷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已
善曰周易曰
含弘光大品
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
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耻也毛詩曰民之多僻
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
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已 銑曰大人天子也言
天子能含其大道包藏垢穢懷納諸耻謂不察
臣下之過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已
而使無辜獲
惟此褊心顯明藏否
鄙乎感悟思

愆恒若創痛

干悅切 善曰褊心康自謂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

惟是褊心足以為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
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編曰瘡毆傷也方
言曰恒痛也說文曰瘡癩也漢書音義曰以杖
毆繫人剥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瘡瘡也
何曰褊心康自謙也臧善否惡也愆過恒痛創
傷瘡割也言褊小之心明此朝廷善惡感而覺
悟以思其過
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善曰論語曰
蓬伯玉使人
痛如割傷
於孔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
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
旅議於市毛詩曰百川沸騰 良曰康自謂少
過而謗議沸起者謂鍾會譖之云嵇康卧龍也
騰起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
回曰聖人處物不傷
也
者物亦不能傷也 濟曰此自言其性常不昔
傷害於物何乃頻致怨憎之辭也此自歎也

慙柳惠今愧孫登

善曰潘安仁西京賦曰嗟鄙夫之常累方固既得而惠失

無柳季之直道今佐士師而一點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

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

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翰曰柳下惠三黜

無怨色康今內負宿心外慝六女良朋善曰鄭玄幽憤故慙也

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敝平其宿心爾雅曰慝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向曰

宿心謂宿昔本心也謂慕養生之道今則辜負本心矣慝猶慙也仰慕嚴鄭樂

道閑居善曰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中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西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

子真皆樂道閑居脩身自保與世無營神氣

晏知善曰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准室亡儋石之儲猶晏如咨子不淑嬰累多虞善

也濟曰晏如無事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

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

淑善嬰繞虞度也言我不善匪降自天寔由頑

繞此罪累之多不可度也患結卒致囹圄

疎善曰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寔由頑

累非下自天寔由我理蔽善作患結卒致囹圄

頑疎之性所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

圖漢曰獄 濟曰邪臣協用私情擁蔽政理 之道遂使患難 結成終致無辜繫於獄也卒終

也 對答鄙訊繫此幽阻 善曰言已對答之 辭鄙於見訊也張

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向曰答對獄吏耻為其所問 實恥訟寃 善作時 繫繫也幽阻與親友不通

不我與 善曰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 也免或為寃非也 出此而意微殊亦不以文害意

監時不我與謂不遇明時使我然也 雖曰義 善曰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直神辱志沮 善曰沮亂也言雖義理平直而自 明無辜而為獄吏辱 澡身滄浪 平豈云能補日善

其神氣志亦亂也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

之水濁可以濯吾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 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

遺糞以云補 良曰澡洗也言神辱志沮雖將 洗身於滄浪清 嗵嗵 五臣作 鳴鴈奮 五臣

水豈能補之也 嗵嗵 雖字 鳴鴈奮 作勵翼北 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臣

作疇 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管子桓公曰夫 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

失時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魯辭之舒也儔 等也 齊曰雖和聲也鴈春則北游故云順

特而動憤怨曾不疇北也康見此鴈鳴 事與願 得意忘憂乃自嗟歎則莫能比之矣

違違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 善曰淹留謂 囚繫而留也

爾雅曰淹留久也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 人毛詩曰謂我何求 濟曰違及也知窮達在

命不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苟免

命不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 苟免

生善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司馬

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

也尚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也曾子曰惟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為孝矣

日吉人有言謂莊子云為善無近名也奉時謂

隨時恭默也言謹絮如此萬石周慎安親保祭

則咎責悔禍不生於身也善曰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

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

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

他皆如此論語摘輔象識曰曾子未嘗不問安

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翰曰石

奮父子五人各二千石天子號為世務紛紜祇

攪予五臣作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善曰漢書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

也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

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濟

日紛紜亂也祇語助也攪動也雖安樂之時必

多選

三

誠危亡之理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五臣獨何

為有志不就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

謂芝草也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

也齊曰煌煌光也靈芝草藥一年三開花秀

服之長生康志尚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

養生今志不就也來無馨無臭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

也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疾病

良曰見此患難方欲懲誠而反復心肉病之戒

勗將來無為患皆害身之本采薇山阿散髮巖

采薇

山阿

岫永嘯長吟願性養壽

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琴操許由曰散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閔

散髮絕世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願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

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願鄭玄曰願猶養也翰曰使將來之人采薇山曲散髮

巖岫之間願養年壽也采拾也薇草藥也散髮謂不為冠冕所拘束

七哀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向曰七哀謂痛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日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

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

徘徊

善曰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

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向曰謂月行疾其光如流也正謂當其時

也徘徊謂終夜月光迴轉四面遷照故云徘徊也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

餘哀

善曰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

善作子

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

五臣作栖字良曰踰馮也君謂夫

也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

五臣作沈各異勢

會合何時諧

善曰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爾雅曰諧和也齊曰清路

塵謂風上塵也妾婦人之謙稱也言塵隨風之飄揚比夫從征不息泥在濁水之下以自北幽

思不通浮沈既異會合何時諧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善曰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
日西南坤地坤妻道故願為此風飛入夫懷君
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善曰史記驪姬曰以賤

日言夫行十年復恐志改故云
君懷不開我當何所依據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翰曰此詩哀漢亂也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音還協韻氏傳晉侯問

善曰左

日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
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
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
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
萬民移心歸往也良曰象道也豺
虎喻羣賊貪暴害人也遘及患難也復棄中國去

遠身適荆蠻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

荆荆州之蠻也翰曰荆蠻喻荆

州仲宣避難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向曰謂初去帝

都之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良曰國亂路有殺戮人多

飢

五臣作

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

獨不還

善曰言廻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

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

以手揮之也濟曰婦人廻顧聞子泣聲但揮

涕而去不復還也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

去不忍聽此言

善曰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銑曰此說婦人為言時

遭亂夫從征役世既無主皆相攻劫故奔走飢
荒未知身死之處弃子草中不能相全粲驅馬

而去不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

喟然傷心肝善曰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

也翰曰下泉人謂戰死人喟然歎聲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善曰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向曰淫猶留也方舟溯五臣作沂字大江日暮愁我心善曰爾雅

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山而上曰溯流濟曰方並也沂逆流行也

岡有餘暎五臣作映巖阿增重陰善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

日將沒山脊之上猶映餘光而巖曲本狐狸馳

赴穴飛鳥翔故林善曰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

良曰狐狸獸名翔歸也流波激清響援猴

善作猴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善作獨

夜不能寐攝衣起撫五臣作附琴善曰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

靜坐撫琴翰曰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善

攝衣去寢衣也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可為絲桐之間也向曰絲絃也琴以桐木為

之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善曰阮嗣宗詠懷

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濟曰壯益也此粲自哀之言

七哀二首五言

張孟陽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

作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翰曰此詩哀人事遷化後

詩哀帝室漸衰

北芒

五臣作印字

何壘壘平高陵有四五

善曰廣雅曰壘壘重

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也向曰北邙山名壘壘重

也陵即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墓也

原陵鬱臙臙

音舞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

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臙臙肥美也銑曰漢世主謂後漢諸帝墳陵恭文原皆

陵號鬱臙臙

草木多兒

李世

五臣作葉

喪亂起賊盜如豺虎

善曰

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王仲宣七哀詩曰西京

亂無象豺虎方遘患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良曰葉猶世也毀壤

過一杯

侯便

房啓幽戶

善曰一杯

喻少也餘同翰注翰曰壤土

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者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釋之諫曰假令有取長陵一

杯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杯謂一掬矣言漢家諸陵既遭季世喪亂毀其陵土已過一掬矣便

戶家中室也言其幽

珠柙

匣

離玉體珍寶見剽

暗之戶已開之矣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

妙虜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

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濟曰珠柙漢家送

死之物珠玉為押言遭發勇掘
已離玉體玉體者貴美之言
園寢化為墟周

壙無遺堵善曰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

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大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

丈為板五板為堵向曰園寢陵旁廟也蒙龍

荆棘生蹊逕五臣作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

復掃先古切善曰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

良曰樵童牧豎也濟曰蕪隴並墾發萌隸

穢蔓草之類皆無人掃除之隸字營農圃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

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瞻萌隸銑曰隴隴墾也

萌隸下人也言頽墳之處並為耕昔為萬乘君

鑿開發下人所營農業園囿之事今為丘山土

善曰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其車者為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感彼雍門言悽

棺之土翰曰萬乘君天子也

愴哀往五臣作古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向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君百歲之後高臺既傾曲池又

平豈不悲乎孟嘗君淚下承睫感思其言故悽愴也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

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瑟良曰商為秋氣陽鳥五臣作收和響

寒蟬無餘音

善曰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

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濟曰陽鳥收息其和聲而秋已深故蟬亦無矣喻帝室之漸衰白

露中

五臣作朝字

夜結木落柯條森

善曰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

木落銑曰露結為霜也森寒風振聲

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

五臣作沈字善曰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績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

西沈言其疾沒也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栢陰

善曰仲長疾沒也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栢陰

古之葬植松栢梧桐以識墳向曰松栢墓丘所生肅肅高桐枝翩翩栖

孤禽善曰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銑曰此喻帝室政衰雖在名位

若孤鳥栖於高桐也肅肅謂仰聽離鴻鳴俯聞

寒風著枝聲也翩翩孤鴻兒

蜻蛉精列吟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俗謂之

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

五臣作思彌深善曰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

纏綿思好廢蹈高蹤銑曰丘隴謂其先人也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淒愴之心哀於國故亦思親纏綿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

謂憂思多也

長風淚下霑衣襟五臣作衿善曰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

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楚辭曰愬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歔而沾襟

翰曰徘徊心不安兒向長風見時物衰歇復感時風衰薄故淚下矣

悼亡詩三首

五言 善曰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銑曰悼痛也安仁痛妻亡故賦詩以自寬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

善曰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兒也

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

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善曰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

日披重壤以誕載

向曰之子謂亡者也人死曰歸窮深也壤土也永長也幽隔謂幽冥之道

長為私懷誰克

五臣作

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

朝命迴心反初役

善曰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戀也楚

辭曰倚躊躇以淹留毛詩曰僂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克罷州役 齊曰

言此哀傷私情欲不就仕誰復克從此情淹留無益俯仰之間且恭朝命迴私心反初於公役

也僂俛

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善曰家語孔

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 翰

幃屏無髣髴翰墨

有餘跡

五臣作迹字 善曰廣雅曰幃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髣髴相似見不諦也歸

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銑曰其妻善屬文髣髴謂不見形象也翰墨餘跡平生所作之文尚

有餘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

善曰各神賦曰步衡薄而流芳

廣雅曰挂懸也

濟曰芳謂衣餘香今猶

悵悵

如或存周遑

五臣

怵

中

驚

惕

善曰王逸楚辭注

日悵恍失志也周章惶懼如彼翰林鳥雙栖憂心驚惕然仲憂惕懼也臣五
作飛善曰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
字一朝隻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

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栖禽也翰
日翰林鳥栖之林潘安仁自此失耦亦如此也
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先歷切善曰爾雅

不比不行向曰比目魚名雙即春風緣隙善
行隻即不行又如魚中路分析也作
隙來晨雷力承簷善作滴善曰說文曰雷承水

雷雨水注引於寢息何時忘沉五臣憂日盈積作沈
屋簷垂滴而下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
沉憂結銑曰盈積多也庶幾有時衰莊缶方

猶可擊善曰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
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與
人君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
聚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
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

隨而哭之自以乎不通乎故止翰曰莊子同
善注故安仁庶幾於情知有時衰故云莊缶可
擊方器曰缶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善曰室南端室之南
窓又發良曰月光入
思也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善曰王逸楚

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鸚鵡賦曰涼風蕭
瑟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
也說文曰溽暑濕暑也向曰清商涼風也凜
溽濕也言濕暑之氣逐節而微也闌猶微也凜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善曰古詩曰涼歲云暮

銑曰凜凜涼兒升起涼風起而又思人始覺夏被單也豈曰無重繡誰與

同歲寒善曰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綿也翰曰言豈無

重綿人已亡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善曰毛詩曰叔

兮伯兮無所與同埋蒼蒼曰朧朧欲明也齊曰

言此時無人見與同處也朗明也朧朧月光臨

也**展**五臣轉聒枕席長篔簹竟牀空善曰謝惠連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毛詩曰展轉反側牀空

良曰輾轉志不安也篔亦席也竟盡也

委清塵室虛來悲風善曰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

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髮髣髴爾

向曰委積也清輕也容善曰扣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

李夫人同善注安仁嗟其妻無此靈可見其容

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翰曰

見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曾霑五臣作曾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善曰漢書公孫瓚曰累撫

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需衣裳史記

曰文帝意慘懷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

來銑曰已止寢興目五臣作存形遺音猶在耳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脩傷天賦曰悲體兒之替賢兮目常在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良曰寢卧興起也言卧起之間自想亡者如存也遺音謂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平生所言殷也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善曰

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縣人故云蒙莊子妻死不哭濟曰東門吳子死怡然

不哭安仁有哀故上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

慙下愧不如古人善曰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

可奈何長戚自令鄙善曰魚豢典略趙岐卒歌善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

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閉居翰曰死生命也長憂亦是鄙事戚者憂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

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銑曰天機者言天運動有淒淒朝

機關也四節春夏秋冬也逝猶往也

露凝烈烈五臣作列夕風厲善曰毛詩曰秋日淒淒發良曰列列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善曰

風急兒厲嚴也

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仇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

向曰淑美儷耦也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善曰

潛翳不可見也

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齊曰念其妻存如昨日之事誰知忽已終

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幃善曰張故房朔

望臨爾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禱床帳也翰曰改凶服從朝政

之吉服哀心不易私存其禮也制禮爾祭詎幾也朔月初望十五日皆哭臨而祭也

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善曰

日引陳也銑曰祭不幾時月日已盡矣衾被毀除撤去也引陳設也言靈筵被裳一已除去不復重陳設慶慶基月周戚戚彌相五臣作愍服制終也

善曰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
解良曰疊疊漸進也戚戚憂心也愍痛也漸
進歲月已復年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善曰
周憂心相痛矣

日感物懷所思毛詩曰涕既隕之向曰感物
謂見平生衣服涕泣應其悲情而落矣隕猶落
也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善曰毛詩曰駕言
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翰曰駕言謂駕馬言
出於東山望其妻墳其思縈紆隱軫而多也

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善曰禮記周鄭曰墟
而民哀齊曰徘徊心不
安也墟亦墓之通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

踟躕善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
也徙遷移也倚立
也踟躕不進兒
也

隅善曰穀類曰埤墓埤也方言曰芟根也孤魂
翰曰委積也埤墓道芟草名隅角也孤魂

獨煢煢五臣作安知靈與無善曰曹子建贈白
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向曰煢煢
孤兒安何也亡者孤魂不見其象何知其有靈

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
靈也

極悲有餘善曰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
詩曰雖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
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良曰投致也遵奉也
悲哀之情不能自己致心奉於朝命拭其涕淚
勉強就車以歸帝宮也帝宮帝城也帝城
雖則不遠然行盡此路之上悲情不止也

廬陵王墓下作五言

謝靈運

善同翰注 翰曰宋武帝子義

盧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帝

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

廬陵輕詆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除

羨之等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

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

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

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

作一篇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善曰越絕書曰曲阿

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後杜預曰朱方吳地

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向曰曉月發乘夜行

雲陽朱方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 善作崗字

並地名 善曰史記

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

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

葬連崗 濟曰悽悲也泛舟 眷言懷君子沉

行也廣大也連崗平山也 眷言懷君子沉

沈痛結 五臣 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

沈痛結 作切 中腸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

日君子謂廬陵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

王沈深切割也 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善曰

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

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

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

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涕海內悲涼宋

均曰涼愁也 翰曰君子道消羣佞在朝也憤

懣氣結者謂少帝時王見廢也今屬大運已開

得申積日悲愁謂文帝即位追崇王為侍中王

如故 神期恒若存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也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善作 德音初不忘 善曰家語

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銑曰心

於神明期恒如存也思祖謝易永父松柏森已接德音之初于今不忘

行善曰尚書曰帝乃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直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

曰祖往謝去也永久猶陳積也言往去之事且易為陳跡而丘林之間松柏森然已成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善曰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

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

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

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

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良曰解劍延州地名延陵季子封於此也餘同善注角劍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善曰史記吳世家曰季札敢言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冢樹

而夫潘岳虞茂春誄曰媿撫墳兮告辭皆莫能今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

墳哀今亡翰曰解劍則延陵也謂人已死矣解劍何及於事撫墳楚老也平生疑若人通蔽

謂人已死矣哀傷徒為也

互相妨善曰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賤曰君子哉若人相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

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之蔽者也向曰疑

言若此也此人謂王也通言聰明好古蔽謂與羣邪不協自見滅亡也

此兩者互有其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善曰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復

將爾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

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或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粲曰功名高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後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濟曰考其物理感慟深情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也

枉特兼常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善曰莊子曰其生也

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翰曰特兼言甚於常者為枉見殺戮也今舉

泣已灑長歎不成章善曰孟子曰君子之

志錯亂不成文章言悲之深也

拜陵廟作善曰沈約宋書曰漢儀

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謂陵辭陵事蓋

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來每

顏延年良曰延之從文帝拜高祖陵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善曰周書曰助王恭

明祀東觀漢記上賜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

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善曰休命始高

祖宗之靈光盛也

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

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濟曰祀祭祀也光靈

善曰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也

日逮事父母尚書曰陣于商郊侯天休命莊子
日多物將往投迹者象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翰日逮及休美也謂及高祖即位美命之始延
年仕於王庭故云投迹階王庭階者猶進也

陪廁迴天顧朝謙流聖情
善曰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

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日延年陪廁朝廷之聞為帝顧遇朝謙之時

皆流聖情優也**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
善曰服服事也早服恩淺

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
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

日士死知遇恩令命輕良日言早服事委
身於君方知君臣義重生命之戒可謂輕也**否**

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
善曰否來泰往少帝之
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

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
序言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

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
悔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翰曰否來泰往謂少帝
失德之時小人在位王澤竭盡悔吝形生上下

不勅躬斬積素復與昌運并
善曰孝經鈞命决
日勅躬未濟四子

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銑

日勅誠素故并合也言雖經帝室多難而戒慎
其身慙高祖積故之恩不易志節復與文帝昌

運相合為**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
善曰論語
斜滑識曰

君臣也**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日田光造燕太子
跪而逢迎却行為道翰日恩惠將合非由漸**

漬而進榮華會遇在於君王**夙御嚴清制朝羣**

以禮相逢迎則雲霄可致也**禁城**
嚴備清道之制而羣臣朝駕皆入待曙駐

禁城之間以入朝也束紳入西寢伏軫五臣作軾字出東垆善

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嘆東垆陵所在也

向曰西寢寢殿也延年自述束帶入於寢殿伏於帝車之軾出於東垆則陵所也林外曰垆天子乘車車中有侍臣故延年得伏軾

於帝車之上伏之言者其敬甚也衣冠終冥

莫陵邑轉葱青善曰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弔魏

武文曰悼總帳之冥漢書景帝紀作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也南都賦曰章陵鬱以

青葱良曰衣冠謂先帝衣冠終虛無松風遵

不見也冥冥虛無也葱青草木之色

路急山烟冒壠生善曰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家謂之壠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

日遵繞也路陵中路隴陵也善曰

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

持新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翰曰文帝憑視陵廟之容見御之物

哀敬於心而下人思慕被歌頌之聲萬紀載絃吹千歲善作託旒

旌善曰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

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

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齊曰十二年曰紀載行也絃吹絃管也有功者銘書於旒旌之上未殊帝世遠已同

言高祖德音萬紀行於絃管

之上千歲託銘於旒旌之中

淪五臣化萌善曰言帝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

化之萌也向曰倫猶大也言先帝之德歌謳不歇何殊古先帝道年代既遠而芬芳不息矣

同大化流行 幼壯善作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善

之萌始也 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

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

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

之明也 德也 發軌喪夷易歸軫憤崎傾善曰以車之行

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

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歸軫暮

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 良曰軌跡夷平喪

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

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迹而失平易之

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 善曰集曰謝

十五年冬作銅爵臺魏武遺令曰吾

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

總帳朝脯上脯糝之屬月朝十五日

謝玄暄

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暮田 翰同善注

總歲 帷飄并幹 樽酒若平生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九布細而

陳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

興宮室有雞棲并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幹并攔然并幹臺之通稱也 翰

日帷即帳也風飄動於樓上銅雀臺一名并幹

幼壯

善作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

翰曰幼壯謂少年日也末暮謂衰老時也延年

自言少時困於孤介之事不能居少帝亂朝也

老時復謝幽靜貞吉之道亦不能就為戀文帝

之明也 德也 發軌喪夷易歸軫憤崎傾

善曰以車之行

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終收遐致發

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遵也歸軫暮

年也楚辭觀軫丘兮崎傾 良曰軌跡夷平喪

失也軫車也言發迹入仕在於高祖平易之時

高祖既沒遭少帝之難是發迹而失平易之

道今老矣如車之將歸宜慎崎傾之險也

總帳朝脯上脯糝之屬月朝十五日

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

吾西陵暮田 翰同善注

總歲 帷飄并幹 樽酒若平生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九布細而

陳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大構架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
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玉座猶寂寞况廼
臣

乃**妾身輕**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
懼身輕而施重
良曰玉座玉床也寂寞虛無
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
微何以爲
父長也

出郡傳舍吳范僕射
五言
善曰劉璠梁
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
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
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上息
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
有傳信乃得
舍於傳也

任彦昇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
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
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濟同
善注昉出義興傳舍吳范僕
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
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
幹也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
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爲法則而
瞻仰之實爲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
善曰莊
國家楨幹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
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
人道化盡然我故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善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
向稱董仲舒有三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香襟而多痕牽引衣襟空
有哀情終不見君王也
臣

乃**妾身輕**
善曰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
懼身輕而施重
良曰玉座玉床也寂寞虛無
也言君王玉座尚自虛無若此况羣妾身至輕
微何以爲
父長也

出郡傳舍吳范僕射
五言
善曰劉璠梁
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
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
劉熙釋名曰傳傳舍也使人所上息
而去後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
有傳信乃得
舍於傳也

任彦昇
善曰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
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
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
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濟同
善注昉出義興傳舍吳范僕
射雲遂作此詩傳舍客舍也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善曰國楨謂范雲也
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
幹也
翰曰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
不爲禮數式法也范雲之德天下以爲法則而
瞻仰之實爲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
善曰莊
國家楨幹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
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情
向曰一朝死矣萬事
人道化盡然我故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善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
向稱董仲舒有三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蹈禮謂之莫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良曰待時
謂不仕於齊也屬與運謂梁也言范雲為人之
英王佐之任故 **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善曰
可待而任也 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歡於二三

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
交情 銑曰結交之情 **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
生死如一不復變也

明 善曰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
漢書述曰攜手遜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
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
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齊曰遁避孽災也謂避

齊朝衰災攜手同去之接景事休明謂連
事梁武帝也景者義稱前人比於光景也 **運阻**
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五臣無此二句 善曰曾
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
傳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

言亂之甚也長楊賦 **濬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
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鑿謂之狂生高誘曰臺
持世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

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 向曰玉戎字濬冲
為吏部尚書得李茂彦為吏部郎戎以禮待之
范雲時為吏部尚書彦昇亦為吏部郎與濬冲

茂彦相類故云夫子值狂生自比謙也夫子謂
雲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善曰伊人謂范雲
也 綜核人物涇渭

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
濁湜湜其汜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
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 洗曰涇渭二水
名涇濁渭清吏部之職本以激濁揚清為務言

雲自有分別殊其源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流非我所能揚也 善曰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頃以遣離
曠之情也 齊曰平生暫欲分別不忍連去常

少留言笑以遺離情也 不忍一辰五臣作晨意千齡萬恨生

善曰言昔日將垂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

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翰曰十辰分別之意猶不忍去奈何千年永阻

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善曰新序孫叔敖曰篋篋之橐

簡書說文曰篋笥也良曰詠歌謂平兼復相

嘲諛常與虛舟值善曰蒼頡篇曰啁調也字書曰朝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

今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向曰虛舟同善注言平生

相謂嘲諛雖有相陵亦如何時見范侯還敘平

虛舟值觸謂嘲諛之類也 生意范侯則雲也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善曰

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翰曰別後經行塗路不盈一句

弗都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善曰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醜濟曰不

見疾病顏色改易之時但追寧知安歌日非若

想平生安樂之事也徒但也 撤瑟晨善曰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今翔江州

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而安歌王逸曰安息歌今自寬慰也儀

琴瑟寧知安然歌樂之日非君疾病之晨也 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善曰史記趙良謂商

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翰曰已矣哀歎之甚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

四言 善曰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向曰蔡子篤為尚書仲宣與之為友同避難荆州子篤還會稽

仲宣故贈之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善曰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日翼翼飛兒鸞鳥以喻子篤也載則也東者東行也

我有云徂言戾舊邦

善曰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日周雖舊邦

本居濟陽也舫舟翩翩以泝大江

善曰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

同濟日舫船也翩翩船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善曰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日蔚草荒蕪兒荒塗以喻時亂言時既荒亂時

行故無通也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善曰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

日懷而慕思也

良曰慨歎也言我

悠悠世路

亂離多阻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日亂離瘼矣向日時亂人若別離相阻隔也

悠悠濟岱江行

五臣作衡邈焉異處善曰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

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銑曰濟水名岱山名

邈遠也言兩鄉風流雲散一别如雨

善曰鸚鵡賦曰何今

相遠而異處也

賦曰何今

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日雨絕于天然諸人

同有此言未詳其始濟日言此別離各恨時

亂如風流雲散無所定止

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善曰張負與崔子書日人生實難所務非此良日言人事甚難願則不遂弗與不遂也

望遐路允企伊佇善曰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

以泣又曰跋予望之鄭玄曰

遐遠允信企舉踵望也伊猶惟也烈烈冬日

蕭蕭淒風善曰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

向曰烈烈寒甚也蕭

蕭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善曰魚鴈言時候也

毛詩曰魚潛淵鄭

故潛於泉軒飛見苟非鴻鵠孰能飛翻五臣作翻善

之毛詩曰匪鷁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鷁鷁

能飛翻離比雖則追慕予思罔宣善曰法

亂時之險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良曰雖則心之進慕願欲高飛我思終不見其

通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平聲率彼江

流爰逝靡期善曰毛詩曰率彼淮浦引往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善曰毛詩曰言笑

無期止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晏晏信誓且旦

與也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向曰及

須堅固生死如一何以贈行言授斯詩善曰晏

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

子不近湛之庶醢貨以匹馬願中心孔悼涕淚

漣湔善曰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

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濟曰孔甚

悼痛也涕淚如波
連也而亦淚流也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善曰毛詩

謂子篤如何勿思言當思此贈之意
銑曰君子

贈士孫文始
四言 善曰三輔決錄趙故

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
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

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
李儼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

董卓之功封萌為澹津亭侯與山陽
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

萌于今詩猶存之
翰同善注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善曰毛詩曰天降喪亂城

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銑曰靡無也夷猶滅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善曰爾雅曰暨與也
毛詩曰自彼氏荒宗守盪

失越用遁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

傳注曰違避也
濟曰宗守謂國家宗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
善曰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

漳水在焉
詩曰居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宴處
善曰劉歆七略

湄岸也
日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箎
直墳
喧比德車輔

善曰毛詩曰伯氏吹墳仲氏吹箎
毛萇曰土曰

墳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何如墳箎
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
銑曰箎墳皆樂器吹之者言與文始

和通如吹此樂如御善曰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

車人為車輔侍矣日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庶茲永日無讐

厥緒善曰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也雖

曰無讐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時不我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已與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善曰橫此大

江淹彼南汜善曰楚辭曰橫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

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善曰毛詩曰瞻望弗

惟彼南汜君子居善曰毛詩曰瞻望弗

悠悠我心薄言善曰毛詩曰瞻望弗

慕之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

人亦有言靡詰善曰毛詩曰人亦

婉胡不悽而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

也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

逝託與之期善曰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

當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託附遠情以為期信也晨風鳥名其飛疾瞻仰

王室慨其永歎平聲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

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善曰毛詩曰瞻仰昊天

佐天官善曰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

四國方阻俾爾歸藩善曰毛詩曰四國于蕃又

下國善曰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

無曰蠻裔不虔汝德善曰賈逵國

慎爾所主五臣作率

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善

由嘉則善曰毛詩曰慎爾出詒又曰不懔不忘

悠澹澹禮鬱彼唐林善曰荆州圖曰漢壽縣城

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

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

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

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向曰悠悠遠

也澹澹水名在文始封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善

爾雅曰迥遠也良曰同域白駒遠志古人所

與荆州同界也邈遠迥獨也

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善

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翰曰允信遐遠厥其也言信矣君子豈不大其心人之往來無絕爾音耗密絕也

贈文叔良

四言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

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銑曰叔良為劉表從事者使聘益州牧劉璋贈以此詩戒之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兒良曰

翩翩孤飛

君子于征爰聘西鄰

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鄰謂

蜀也向曰君子謂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善曰楚辭

曰伊思兮往古翰曰洪渚二山名爾行孔邈如何勿勤

向曰孔甚邈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

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

為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謀言必賢

五臣

賢者也

濟曰敬慎其所行

字錯路說申輔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

車非也措詞必申匡輔之志說詞真正也延陵有作喬

盼五臣作是與

善曰公孫喬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適
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
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勉也
於難也 翰同善注繁以此事戒叔良也 **先民**

遺跡來世之矩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温恭朝
實 良曰跡謂延陵之 既憤爾主亦迪知幾探

跡可為來世之規矩 既憤爾主亦迪知幾探

情以華覩著知微 善曰華喻兒越絕書子胥曰
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也

向曰華兒著明微暗也言探其情理形兒見明
須知其暗機也 濟曰爾王謂其所主之事迪

踊也亦須蹈 **視明聽聰靡事不惟** 善曰論語孔
知其機也 視明聽聰字林曰惟思也 濟曰目

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 濟曰目
視須明耳聽須聰無事不思而後行也靡無也

董褐荷名胡寧不師 善曰國語曰吳晉爭長未
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

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
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

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
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

視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
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

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王其許
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

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
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

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疾無二君而周
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

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
吳公先軟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

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 翰曰吳王夫差會晉
定公吳帶甲三萬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乃令

董褐請事於吳吳乃退就幕而會董褐之力也
荷重胡何寧安也董褐既有此重名以解國難

何得安然不為師法也以此事衆不可蓋無尚

喻叔良使益州後解國難也

我言善曰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

衆事不可蓋裁無高慢我此言也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善曰說

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

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

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楚

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

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

曰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

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

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

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

舉兵相伐也此戒叔良無作辯說以逆前事

成功有要在惟汝賢

衆思歡善曰尚書帝曰成允成功

正直之節在天下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善曰左

惟汝賢

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

克難哉濟曰忌諱也言人多忌諱其所短而

掩蔽之若能不逆其意實為

瞻彼黑水滔滔其

難也此深戒叔良逆人意也

流善曰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

屬焉滔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善曰言彼二國席

滔流兒

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

三秦良曰江漢蜀也言彼有席卷天下之志

若彼信服王命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善曰言彼

而來自是其美

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

豈

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良曰若二國否塞不通為之患逆則由汝
職不違所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尚哉君子異于
戒者也

善作于他仇善曰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
異字國語注曰緬思見也左氏傳曰行

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左氏
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

神人社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向曰緬遠鮮少克能也尚庶幾也于猶當也仇

類也言遠彼行人使於蜀者皆為劉璋所滯少
能不見留者言皆彼留也庶幾君子當異於他

類善自人誰不勤無厚我憂善曰楚辭曰惟天
勉也地之無窮哀生民

之長勤我粲自謂也翰曰言人誰不為國
家勤勞當自勗厲無使我為深憂也厚深也惟

詩作贈敢詠在舟善曰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
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

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言憂患同也
銑曰同舟共濟謂所憂同故以此詩作贈以戒

也之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
副丞相文帝來視損疾去後損

賦詩以贈之謂
未即帝位時也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
至南鄉謂征劉表也

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
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良曰元

大后君也謂武帝南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

善曰豐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
詩曰將翺將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

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

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涼善曰潘安仁悼亡詩曰隳靈運天機四節代

推也言如鳥翼之同飛

相推逐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

善作明燈五臣喜火其切五

是迎羸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

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熇熇也熇大明兒

銑曰夔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

盛兒萬舞于舞也金壘魯回含甘善作禮禮

濟曰製作萬大也

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楚辭曰

醴美酒也羽觴酒盃為

雀形也無方猶無筭也

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

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翰曰言

也四牡向路馳歡善作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

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

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志與

也

余嬰沉五臣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

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

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翰曰前篇敘昔日游從此述沈疾在鄴都也嬰

纏也沈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

自夏涉玄冬彌曠五臣十餘旬善曰揚雄羽獵

賦曰玄冬季月

曠踈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冬言

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疎已十餘旬也彌遠廣疎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

故人善曰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

故云恐游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

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遠啓強曰今君親良曰所親謂文帝也

篤厚趾足也言能行步車清談同日夕情

真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齊

恤勤勞也便復為別辭游車歸西隣素葉隨風

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隣鄰都濟曰清談至

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銑曰人命將往如水之流况此卧疾遂哀分離

恐不復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辭曰無

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曰謂別時望慕結不解

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

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琴師賦曰詠新詩以悲

故遺爾此詩也新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善

詩文則此詩也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

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

日戒文帝自勗勉勤脩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漢帝尚在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平聲善曰毛萇詩

日慨謂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

感歎也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不遑假寐楚

辨曰魂恍恍兮不寔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向曰寔寐寐卧濡沾翰筆也敘意沾筆謂作文

明鐙五臣作燈曜閨中清風淒已寒急也白露塗

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

謂之應門銑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

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

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

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役徐幹劉楨等

俱逝然其間惟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

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

兵衛故曰戎事也翰曰謂六帝將出征戎馬

之事將為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

也征行也

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五臣作何皚皚五來切善

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

皚霜雪兒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

切礫向曰豫思文帝在軍之時明月照緹幕華

燈散炎輝五臣作暉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

緹丹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與

黃色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君侯多壯

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

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

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小臣信頑魯善作

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

僂安能追

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于歎詠

之美毛詩曰僂僂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才不及文帝也僂僂俯仰也追猶及也

贈徐幹

五言 齊曰是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詩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余望之洛陽故

宮名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 銑曰拘限有東西掖兩門徐在西故云隔也垣墻也

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

不得入楚辭曰行中情而為詩 良曰拘拘束限限阻也清切猶嚴切也天子所居曰禁言各

有拘束阻限在於嚴切思子沉心曲長歎

不能言

善曰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

起坐失次

第一日三四遷

何曰遷移也

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

善曰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地皆曰寺也 向曰寺司也謂楨王司之地

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

濟曰思玄賦曰且余沫於清源 濟曰塘池源

流也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

葉木葉也翻翻孤飛兒乖人易感動涕

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

善曰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毛萇曰

皦皦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 良曰乖離兼也皦皦日光兒日在天垂照於空若懸也

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

馬善曰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

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

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翰曰言日

光照燭天下無所偏頗而我獨抱此深感矢志不得與比於衆物也

贈從弟三首五言 濟曰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

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曰清徹也 銑曰磷磷水中見石兒蘋藻生其

涯華葉紛擾溺善作華紛采之薦宗廟可以羞

嘉客善曰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向曰蘋藻草名涯岸也紛擾溺多兒

良曰采此蘋藻可薦於宗廟進於王公羞進也嘉賓乃王公也豈無園中葵懿

此出深澤善曰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詩曰晞爾雅曰懿美也 翰曰深澤謂流

水中石也此言豈更無珍美之物以羞進宗廟王公蓋美此出於幽深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向曰亭亭高風聲一

何盛松枝一何勁向曰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

端正善曰楚辭曰霜露憊悽而交下豈不羅

凝寒松柏有本性善曰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

文選卷之三

之茂也翰曰人心堅貞亦當如此終世不改易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善曰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

鳳皇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良曰鳳皇生丹穴在南故云南嶽徘徊未安食此竹實

也根竹莖莖根通言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向日厭

也紫氛天氣也食此竹實心有不足喻非明時而食祿奮翅羽上出於人也豈不常

勤苦羞與黃雀羣善曰黃雀喻俗士也翰曰

遠游豈不勞苦羞耻與小人羣於朝廷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翰曰言鳳皇一去何時當見光儀將

待聖明君也須待也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三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 註

贈徐幹

曹子建 五言

曹子建良曰子建與徐幹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善曰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然者夫

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銑曰

白日喻君也驚風飄之忽歸西山喻時去不可逐也圓景光未滿衆星粲

以繁

善曰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眾星共之廣雅曰黎明也銑曰圓景月也喻道不明也眾星喻羣小邪人也

繁多也謂文帝不明羣小在位不用賢良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聊且夜行游游彼雙闕間

善曰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此閭代行游朝闕之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

善曰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

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

鳩鳴飛棟流焱激樞軒

善曰爾雅曰樞郭璞曰暴風從上下

者焱與颯同古字通樞窓間也徐幹齊都賦曰窓樞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窓也

於上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

褐猶不全

善曰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

夏之蔭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

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向曰小人得志處

棟梁之地蓬室貧賤之士誠可憐惜謂徐幹也

薇藿草菜名褐短衣言草菜之食不忼慨有悲

充飢虛皮褐短衣不能全其體也

心興文自成篇

善曰說文曰忼慨壯不得志於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

善曰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珣和氏左足武王
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珣其右
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
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
璧珣音則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翰曰寶
弃謂徐幹也昔老和氏獻王於楚王王以為非
玉而罪之非和氏之愆言賢才不見用乃君之
過也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 善曰言欲彈冠以
同於弃寶而能知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
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已 銑
曰志所望彈冠者待知已知入仕也而今知已皆
見弃致則與幹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善曰
同故云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善曰
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
曰翟義請陂下田以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

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 良曰良田雖
晚無不獲者膏澤屢降必有豐年言幹有美德
以當見用無 亮懷璵璠美積父德逾 五臣宣善
以晚歲為意 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歛
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也
濟曰宣通也信懷良玉之美彌人之歲道愈通
也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善曰莊子曰親交
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翰曰敦重也言榮
衰不常有才者必達也但保交親義重餘復何
言也

贈丁儀

五言 善曰集云與都亭侯丁翼

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
太祖辟儀為掾 向曰魏志云儀有
文才子建贈以此詩有怨刺之意也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善曰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

銷亡 銑曰喻小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善曰

楚辭曰淑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

曰脩塗飛閣 翰曰依覆除庭也履凝霜至於

堅冰謂陰謀漸長也清風飄飛閣喻教令自下

而上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善曰廣雅曰八 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良曰謂

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委棄

毛詩曰帥時農夫 濟曰霖雨又滯 在貴多忘

賤為恩誰能博

善曰言俗之常情也 向曰在

言為恩不

能廣也 狐白足禦

五臣

冬焉念無衣客

善曰

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

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

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公曰善

遂出裘發粟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 翰曰景公事同善注此意

謂文帝衣裘自足而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

善曰言延陵不欺於死而况其生者乎故已思

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

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

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

則徐君死於是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

惜愛也 濟曰言思慕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寶

劍我與爾交亦如之非所愛惜也謂儀云子當安其心交親之義不薄也

贈王粲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善曰古詩曰攬衣起徘徊良

日王粲在西游故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

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善曰

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已之

思粲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向曰求匹儔謂思王粲

無輕舟言與粲阻越如川廣無舟歎惜不可濟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

懷愁善曰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悲風鳴

我側羲和逝不留善曰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彌節兮王逸

日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翰曰逝往也重陰潤萬物何

懼澤不周善曰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日陰者密雲也濟曰重陰謂雨露

以喻天子也天子潤於萬物何懼恩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五臣使

懷百憂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濟

也

又贈丁儀王粲五言 善曰集云荅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

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

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

山岑

五臣作峯

高無極涇渭揚

濁清

善曰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濁清清濁異

向日涇水濁渭水清

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善曰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

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銑曰謂西京壯麗殊異於天下百郡之城

負闕出浮雲承露槩泰

五臣作太

清

善曰西京賦曰園闕踈以造天

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賓曰屹仙掌與承露廣雅曰屹靡也槩與屹同古字通

冠子曰上及秦清下及太寧

濟曰負闕闕名出浮雲高也承露盤以承露者槩平太清天也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善曰皇佐太子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

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

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太祖也能闡揚天子之惠四海皆服故無兵相

翰曰皇佐

交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善曰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

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位不能歌德聲

善曰君子謂了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後不踰時德聲謂

太祖令德之敷也

向曰言人在了生怨在朝

卑位不能歌其德聲謂了王二君

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善曰言

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也漢書王褒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

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銑曰丁儀時為太祖掾王粲為侍中儀常

怨職早故曰怨在朝也後植不得立為太子粲亦免官在家故曰歡自營也營謂營生也翰

曰真正則法誠信經常也謂二君各為歡怨非忠正之正忠和自保信可常也

贈白馬王彪 五言 善曰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

王後徙封楚樂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植俱

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植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

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黃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與王辭焉

憤而成篇 濟同善注植發憤遂賦此詩以贈之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

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章

郵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郵城 翰 清晨發曰承明門名逝往也疆謂王所處也

皇邑日夕過首陽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東北去洛二十里向

曰清晨日未出時皇邑帝都也首陽山名 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

善曰楚辭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 銑曰伊洛水名以國命見阻於情如欲濟川無

也 橋梁 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

賦曰起洪濤而揚波濟曰汎舟越顧瞻戀城

洪濤心危懼也東路所往之東路

關引領情內傷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又

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善作谷何寥廓山樹

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善曰薛綜東

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

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

傳曰行淹流潦也翰曰大谷所謂經行之大

也雨水曰潦浩縱橫中達絕無軌攻轍登高岡

言其多也鬱茂也善曰毛詩曰蕭蕭先買施於中達廣雅曰軌迹

也良曰達道也既多泥阻而絕車跡改此轍

跡登其高脩坂五臣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善曰

岡而行善曰

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

黃向曰脩長造至也言至雲日者阪高也玄

黃馬病也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善曰楚辭曰願

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鬱紆將難進五

愁也翰曰鬱紆愁思繁也鬱紆將難進臣

作和親愛在離居善曰楚辭曰將以遺兮離

念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善曰毛萇詩傳曰偕俱

往而中間不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善曰鴟

能俱遂此志毛詩曰懿厥哲婦為鴟梟漢書

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鴟梟漢書

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

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

內衢也銑曰鴟梟惡鳥鳴為人妖者豺狼惡

同其宿 蒼蠅間白黑 讒巧令親踈 善曰毛詩曰

止之處 營營青蠅止

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 翰曰謂文

佞人變亂善惡也 廣雅曰間毀也

帝信讒遂踈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 善曰楚

兄弟如此 善曰楚

辭曰攬駢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蹰 向曰

言在朝讒人既多欲還無路且攬轡而止 踟蹰

未進 **踟蹰亦何** 善曰漢書

也 善曰漢書

命辭曰嗟若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善曰蔡

是欲何留也 善曰蔡

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 鳴鳴

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 **原野何蕭條白日忽**

西匿 善曰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善曰毛詩曰翩翩者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高也翩翩飛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 善曰尚

見厲整也 善曰尚

遑暇食 翰曰

索求遑暇也 **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善曰

廣雅曰感傷也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

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濟曰

見此歸鳥孤獸皆求羣侶而我獨 **太息將何為**

與兄弟離隔感此傷懷而為歎息 善曰

天命與我違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

逸曰咸池天神也 古詩曰同袍與我

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 謂不耦也

奈何念同

生一往形不歸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

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豐公孫

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 漢書武帝詔曰梁王

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 向曰同生

謂兄弟一往形不歸 謂任城王死也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孤魂翔故

域善作靈柩寄京師善曰漢書貢禹上書曰骸

謂任城郡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

一世去若朝露晞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良曰存者忽忽且復過於目前亡沒則身衰沒

也向日言人在一世若年在桑榆間影響不

能追善曰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

日捷疾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

非金石咄元惜子令心悲其五善曰鄭玄

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聲

類曰噉大呼也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

濟曰言身非金石之堅咄咄大驚歎聲

心悲動我神靈置我後陳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

日親何必同衾幃善曰鄧析子

志相應也分猶志也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

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幃與裯古字同翰

曰丈夫志在四海雖別萬里如比鄰而居蓋自

勉強之辭良曰苟且虧失也言恩愛情長不

虧失雖居遠而分義日親何

憂思成疾疢無乃

必共被同帳然後申殷勤

兒女仁善曰毛詩曰心之憂矣疢與疾首史記

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向曰苦

憂思成其疾疢乃兒女之仁心非丈夫之節也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善曰李陵書

云曰前書倉卒骨肉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綠枝葉古詩云輒
輒長苦辛 銑曰然而倉卒分離復有死者能

不懷苦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

松子父吾欺 善曰班固楚辭序曰帝閭處妃虛

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

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向曰言凶壽考不定使

人疑之 濟曰託志虛無求列 變故在瀕史百

年誰能持 善曰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

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

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

過百 濟曰佞臣讒邪變故當在 離別永無會

須臾百年之生誰能復持離別 離別永無會

執手將何時 善曰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

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良曰吉

凶難知執手敘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善曰

情復將何時也 善曰韓詩外

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栢榮書

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

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 銑曰王謂白馬王也

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傳曰孫叔敖治楚三 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

去從此辭 向曰即猶就也援猶引也

贈丁翼 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翰曰翼

少有才姿博學植贈此詩 以勗厲之為大度之意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填滿也毛詩曰我有

嘉賓又曰在城闕兮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

銑曰豐美膳食也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良曰隅即角也秦

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

瑟行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甚富其民莫不

吹箏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濟曰秦女善秦

箏秦在西路故云西氣齊女善者來不虛歸觴

鼓瑟齊在東故云東謳謳歌也我豈狎異

至反無餘歸反無餘者必盡之也善曰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

人朋友與我俱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

木燕朋友故舊也韓曰言豈獨親狎大國多

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良材譬海出明珠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出明珠甚多矣君子義休待小人德

無儲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

蓄積之以待無也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

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不能儲蓄發於辭色

以自為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積善之家必

大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齊曰而能

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秦

齊

而

不

虛

歸

觴

我

豈

狎

異

人

友

與

我

俱

善

曰

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

人朋友與我俱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

木燕朋友故舊也韓曰言豈獨親狎大國多

貴游之異人而朋友亦與我俱樂矣良材譬海出明珠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

銑曰言多良材如海中出明珠甚多矣君子義休待小人德

無儲善曰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

蓄積之以待無也良曰言君子有義而美則

待用於時小人縱有小德不能儲蓄發於辭色

以自為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積善之家必

大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齊曰而能

守之榮則立可待也不能守之枯亦立可見也

翰曰滔蕩大兒固堅也而特俗之人多

於教失其克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禾

所拘束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善曰論衡曰

小節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

儒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

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 善曰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

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贈以此詩不知其名

良馬既既閑麗服有暉

善曰毛記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

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 翰曰麗服軍戎之服有光暉也

左攬繁弱右接忘歸

善曰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兒於

風馳電

五臣作雷逝躡景五臣追飛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何曰逝往也言士卒如風雷之速躡影謂捕影也追飛謂逐飛鳥也此皆言疾也

善曰劉勰散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

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善曰劉勰散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

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 良曰凌上厲越也

我輕車

善曰毛詩曰君子好仇 濟曰南凌長

阜北厲清渠

善曰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 銑曰阜山厲越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

銑曰謂行軍田獵也

只且

子余切 善曰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助辭也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

良曰迅疾 春木載榮布葉

垂陰

良曰載 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善曰毛詩曰

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珎素琴又 咬咬黃鳥顧

疇弄音

善曰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向曰咬咬鳥聲疇

匹也亦如我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

善曰古詩曰馳情整中帶

濟曰欽敬也思我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善曰毛詩曰心

之憂矣我歌且謠社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善曰毛詩傳曰畿疆也

近國之畿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

士澆助山

鳥羣飛

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澆澆賈墜劉向七言曰

山鳥羣鳴我心懷

駕言出遊

五臣

之曰夕忘歸

善曰毛詩曰駕言出遊楚

思我良

朋如渴如飢

五臣作饑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牽聖顏如渴

如飢銑曰良願言不獲愴矣其悲也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善曰張衡詩曰願言

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也向曰獲得也願言見秀才不得故愴

然而悲之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善曰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詩曰

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銑曰息師徒於蘭圃園秣飼也華山山名

流磻

波

平臯垂綸長川

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

翰曰流磻箭鏃也綸釣絲也流箭平臯之澤垂釣於長川謂軍自心而漁獵也

目送歸鴻

手揮五絃

善曰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翰曰

五絃也。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善本作泰字。善曰：楚辭曰：恬

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良

曰：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善曰：莊子曰：莊子

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

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濟曰：叟老也。得魚忘筌，謂其得道也。言與秀才亦相與

得意忘言。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善曰：莊子曰：莊

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墜，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墜而鼻

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向曰：今秀才與我得妙道，相信如此。

今將往矣，誰可與盡言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善曰：舞賦曰：夫何皦皦之

齊都賦曰：軒長廊之有窓也。微風動桂，闥組帳高寒。善曰：方

謂之裾音圭，桂或為幃，禮曰：幕人掌帷帶綬組，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辭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璜

為帷帳也。良曰：桂衣裾。旨酒盈樽，莫與

交歡。善曰：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

秀才不鳴琴，在御誰與鼓彈。善曰：毛詩曰：琴瑟

濟曰：御用也。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善曰：六韜曰

鼓亦彈也。向曰：仰慕秀才同於此趣，則相美如蘭。如蘭。

之馨佳人不在五臣作存能不永歎平馨善曰楚辭

毛詩曰假寐永歎銑曰佳人謂秀才

贈山濤五言

司馬紹統善同銑注書云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

為散騎侍郎廟山濤為吏部侍郎而紹統未仕故贈以此詩欲濤薦也

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善曰椅桐彪自喻也

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上之峻陂向曰椅桐中為琴瑟此彪自託

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善曰蒼頡篇曰凌侵也

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良曰樹高極上入於雲中霓亦雲也

危於何託余足善曰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

馬濟曰孤危謂生幽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

遠無平居寄足之地善曰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鸞助角切善曰毛詩曰鳳凰之性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神鳥

也銑曰也語助辭言昔久已來植育於朝陽

之氣而傾枝以待鳳皇謂鳳皇非梧桐不栖

自言育德藏器傾心待時而入事君也鸞鳳也

鸞亦鳳類今者絕世用善作控口恂子見迫束

善曰新語曰梅梓什則為世用楚辭曰悲余生

之無歡兮愁恹恹於山陸王逸曰恹恹困若也

翰日今絕於代人所常用常在孤班匠不我顧牙

危之地故恹恹迫束常不安也班匠不我顧牙

曠不我錄善曰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

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

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樂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

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向曰匠人不知我材

且不相顧牙曠不知我音亦馬得成琴瑟何由不收錄言堪為琴瑟雅器

揚妙曲善曰相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

濟曰木不逢匠人牙曠必不成琴瑟不揚妙曲則比我有材不遇時用安得立功立事也

舟三光馳五臣逝者一何速善曰廣雅曰舟舟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

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良曰舟舟漸進兒言漸進而馳走時之往

者一何速哉歎恐不及時也中夜不能寐撫

劍起躑躅善曰毛詩曰吹吹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無切之說文曰躑躅任足也

躑躅與躑躅同翰曰劍謂常佩之者夜起撫之而行躑躅不進兒感彼孔聖歎

哀此年命促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子歎逝川云不捨晝夜逝者如斯故感此哀年命短促志

下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善曰韓子願從仕

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向曰下和知玉者若潛隱於幽冥雖有奇玉之璞誰證之也人雖有良

才無媒難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善曰神龍以進也

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暝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翰曰假託神龍

以喻山濤欲使薦而用之故云願神龍揚其光暉以相照燭鍾山有燭龍能照其萬物

荅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良曰何劭字敬祖贈華詩則此詩之下是也贈答之體則贈詩

當為先今以答為先者蓋依前賢所編不復追改也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善曰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

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向曰吏道謂理人之道也迫逼迫也窘急也自謂拘束

無暇也纓綏誰為徽纆文憲馬可踰

善曰纓綏制人同於徽纆

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翰曰網冠纓也綏所以繼

纓冠者徽纆並糾繩之類憲法踰越也恬曠苦不足

煩促每有餘

善曰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也煩促也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

善曰毛詩曰每有良朋徐幹贈

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良曰貽遺娛樂也穆如灑

清風煥

善作若春華敷善曰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

條風之時灑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濟曰穆和敷布也言敬祖之所贈詩恬雅之氣如灑清

風煥爛又若春華布色

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

善曰藏榮緒晉

書曰惠帝即位劬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

也左氏傳曰先殺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

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也向曰衰疾

善作近同寮案同官也比園廬謂並宅也

辱殆

五臣作度幾並懸輿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

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

子傳孫也 翰曰衰暮之年近於危辱之事 將欲度幾以就懸車致仕之道也與車也 散

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 善曰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 銑曰散髮言

不為冠所束也重陰木林之 屬耳聽鶯鳴流目 陰策杖相抱於清渠之上

翫儵由魚 善曰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 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

曰鶯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 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向曰屬

傾也儵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善曰漢書疎 小魚也 廣曰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 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 良曰餘日謂殘 年也桑榆日晚赤比年老之稱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 善曰洪鈞大鈞謂天 也大塊謂地也言天

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 鶴鳥賦曰大 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

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 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

而萬物殖 翰曰洪鈞造化也陶猶作也萬類 萬物也大塊自然也言萬物皆造化所作羣生

稟自然 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 善曰劉歆遂 而成 初賦曰非積

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 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

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 必為躁君 濟曰人性明闇有異緩速各殊靜

緩躁 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 善曰李陵與蘇 速也 武書曰陵自有

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呂氏春秋 曰功名大立天也 濟曰有識自三十成立之

後本謂志不在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 善曰 馳逐功名也 楚辭

曰漢虛靜以恬愉也 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

良曰虛恬謂閑暇也 善曰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

傾 翰曰忝辱君祿媿荷天子以才輕位重是

以過任又年將衰暮 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

矣故云白日已西傾 善曰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垂而道

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

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

植上表曰爵重才輕 向曰道長謂道遠也言

國家以我為任重道遠苦智慮淺短不當其人

心雖求成重事困於才 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

輕常不就也責求也 清善曰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銑曰周任古之賢人也規戒也言其云陳力就

列謂此言 明且清也 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 善曰周易

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

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翰曰負負擔

也小人之事乘車也君子之事使小人為君

子之事難以安之故華自謙 是用感嘉貺寫心

比小人居重位為我戒也 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善曰感猶荷

曰嘉貺益腆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向曰

貺思誠志也言華感何劭善賜其詩今使華傾

寫心事出於中志作此答篇然何劭所贈是啓

發茂先則雖章句溫麗而今俱在

朝廷尚未即隱遁是違其情也

贈張華 五言

贈張華 五言

贈張華 五言

贈張華 五言

何敬祖良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姿望甚長者博學多聞善篇

章為太子師與華相善也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善曰孫卿子曰日月

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

日謝去也懸象日月也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

俱善曰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詩曰習習和舒之鳧揚泉物理論

日春氣騰其風温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

銑曰與節俱至也善曰西都賓曰嘉木樹庭濟曰敷布也春周

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吳

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翰曰周旋謂周流也陋圃謂敬祖之園華居在西故云西瞻也華封

爵廣武侯故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善曰

廣武廬廬宅也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良曰華好鎮俗在簡

儉雖有貴位不傲於人是存無也約樹塞馬足羣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

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向曰理俗在簡約節儉之道焉羣學管氏樹塞門也

鎮理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善曰張茂先答

也同寮案于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

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銑曰私願

昔魚目連官今復並居也墟庭落之通言偕黃髮逍遙綜琴書善曰尚書曰詢茲黃髮王

歌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翰曰借俱舉爵也黃髮老壽也逍遙得性也綜猶理也

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善曰韓詩曰搔首躊躇躑躅也濟曰

爵酒盃舉於林木茂陰之下躊躇緩步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善曰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燕

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向曰

何用遺忘形骸但自相得意如得魚忘筌也

贈馮文罷遷斥昌丘令四言善曰昔百

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曰斥丘

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安皇聖世五臣時文惟晉善曰毛詩曰於皇

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

以為人立法也銑曰於美也言美皇聖代時

有文德以和天下受命自天奄有黎獻善曰謂

者惟是晉道也毛詩曰有命自天生我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

莖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

國曰黎衆也獻賢閭闔既闢承華再建善曰謂

也良同善注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閭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

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見謂

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閭闔故謂之再見也

濟日閭闔天門也闢開也言晉受命自天故天門

開也承華太子門名言太子明明在上有集惟

經廢復立故云再建建立也

彦其一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於左右**弈弈馮生哲問**五臣**迺迪**善曰方言曰

惟辭也**弈弈馮生哲問**作門**迺迪**自關而西允

美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

奔美盛兌馮生則文罷也哲智允信**天保定子**

迪道也言智信之道而為天子洗馬**天保定子**

靡德不鑠善曰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

美也良曰保安靡無鑠盛也言天之**邁心玄**

安定子之道無德不盛子則馮生也**邁心玄**

曠矯志崇邈善曰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

邁行玄美曠大矯舉崇高邈遠**遵彼承華其容**

也言所行心事美大舉志高遠**遵彼承華其容**

灼灼其二善曰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太子之容光**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善曰毛詩曰

也灼灼光兒**嗟我人斯戢翼江潭**嗟我懷人又

日彼何人斯又日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

遊於江潭向曰斯謂馮也戢歛也如鳥之歛

翼於江潭文罷**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善曰

吳人故云此也**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周易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善曰毛詩曰

於左右

惟辭也

美安國曰

奔美盛兌

迪道也言

美也良曰

安定子之

曠矯志崇

也言所行

灼灼

太子之容

也灼灼光

日彼何人

遊於江潭

翼於江潭

吳人故云

日大君有

又日凱風

於左右

惟辭也

美安國曰

奔美盛兌

迪道也言

美也良曰

安定子之

曠矯志崇

也言所行

灼灼

太子之容

也灼灼光

日彼何人

遊於江潭

翼於江潭

吳人故云

日大君有

又日凱風

於左右

惟辭也

美安國曰

奔美盛兌

迪道也言

美也良曰

安定子之

曠矯志崇

也言所行

灼灼

太子之容

也灼灼光

日彼何人

遊於江潭

翼於江潭

吳人故云

日大君有

又日凱風

於左右

惟辭也

美安國曰

奔美盛兌

迪道也言

美也良曰

安定子之

曠矯志崇

也言所行

灼灼

太子之容

也灼灼光

日彼何人

遊於江潭

翼於江潭

吳人故云

日大君有

又日凱風

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毛詩曰有頍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頍弁也漢書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濟曰頍冠也弁亦冠也千載一聖人

出聖人既出是以彈冠求仕則王陽今我與子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與交情如此

曠世齊歡善曰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班固議曰以漢興以來曠

世歷年廣雅曰曠也善曰周遠也翰同善注**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翰曰金石至堅也言交情之堅利又能割斷金

石堅甚也惠美也言相羣黎未綏帝用勤止善美之氣如秋蘭之香

毛詩曰羣黎百姓長向曰綏安勤勞止辭也**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善曰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

特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銑曰我謂帝也肆置也帝求明德之人置

於百里之職**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善曰尚書僉謂縣令也

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為政理之為紀也濟曰僉皆諧和也爾謂馮君俾使也言羣臣皆云罷可

諧和其政理使斥丘之人是謂紀綱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

施于孫子向曰徂往也乃眷北往謂疇昔之斥丘在北對答闡揚天子之美祉美也

疇昔之游好合纏綿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

高蹤良曰纏綿密兒**借曰**五臣**未給**五臣亦既三年善曰詩曰借曰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

善曰詩曰借曰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

善曰詩曰借曰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

善曰詩曰借曰假日也洽猶足也言王事無

假常假日而游尚未居陪華幄出從朱輪善曰

為足亦已三年也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銑曰居謂常在

朝羣臣也太子出則乘朱輪車方驥齊鑣比迹

同塵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

日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銑曰方並驥馬也鑣馬轡言常相與並轡齊鑣

連迹而又之子既命四牡項領善曰毛詩曰駕

同塵也領良曰之子謂文罷也既命謂奉帝命出

於斥丘四牡四馬駕車也項領駕木項上也遵

塗遠蹈騰軌高騁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

軌謂轍也翰曰騰疾行也軌跡騁馳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善曰廣雅

曰質軀也良曰景影也言如嗟我懷人其邁

慶雲清風望美之也又言疾也嗟我懷人其邁

惟永其七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其邁

善作殊窮達有違善曰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

苟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

注曰違異也良曰時陸公免官居家故云殊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善曰言否泰殊流窮達

也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

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翰曰與子少

壯時同官故云春華逝將去我陟彼朔陲善作

今已俱老亦有光暉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又曰陟彼高岡朔垂丘

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濟

之念心孰為悲

其八

向日非子交親使我

答賈長淵

五臣

作謚四言并序

善曰王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善曰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駟也先作洗也

魯公

善無此二字

賈長淵

以散騎常侍侍

善無侍字

一東

宮積年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

向曰賈謚任散騎

常侍侍太子

余出補吳王郎中令

善曰臧榮緒

謚食封於魯

善曰臧榮緒

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子

封於吳郎中

善曰臧榮緒

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也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善曰臧榮緒

機為尚書

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

臣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善曰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望

上帝毛萇曰皇君也

封禪書曰覺悟黎蒸

先天

創物景命是膺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

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

毛萇曰膺當也

當也言尊奉天時始化萬物

降及羣后迭毀迭

興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

毀亡也三皇之下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榮替

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翰曰邈遠也崇智亦猶

與亡在漢之季皇綱幅裂善曰韋昭曰國語注

為喻也谷賔戲曰廟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

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濟曰季末也皇家綱紀如帛火善作辰匿暉金

幅分裂謂其羣雄分其土地大善作

虎曜善作質善曰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

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

者金之精太白入大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

濟曰匿藏也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

天下喪亂昂西方白虎宿也太白金精也太白

入昂是金虎相薄則有亂兵故雄臣馳騫義夫

火辰藏暉金虎曜質謂漢亂也

赴節善曰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也

忠節將救釋位揮戈言謀王室與二善曰左

王室也氏傳王子朝告

于諸侯曰居王于歲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

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兆謀王室也銑曰

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動王室之亂靡

用于戈以謀匡救王室也揮動也

邦不泯平聲善曰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毛萇曰泯滅也向曰靡無泯平也

如彼墜景曾不可振賦曰日躔躔以西墜說文

曰振舉也向曰墜落曾則也言漢室

衰微如落日之景則不可振而起也

乃眷三哲

俾乂斯民善曰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

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

治也向曰皇天乃眷三哲

啓士雖難改物承

使理天下之人但使乂理也

啓士雖難改物承

使理天下之人但使乂理也

使理天下之人但使乂理也

天

其三

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哲開土宇安患難改漢物制承奉天命

有魏即宮天邑

善曰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敢求

爾于天邑

向曰爰於即就宮居也言於此有魏就居於天中之邑都也

吳實龍飛

劉亦岳立

善曰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劉備也吳孫權也龍飛九五位也

岳立言如四岳諸侯之立也云吳實龍飛者士衡吳人故有尊吳之意不忘本也

干戈

載揚俎豆載戢

善曰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良曰載則揚舉戢也俎豆禮器也言天下盛舉干戈不暇尚禮也

民勞

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 善曰毛詩曰民亦勞止師與凱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

功則愷樂

銑曰言所玩習但為凱樂之歌而入於國謂但尚戰勝也

天厭霸德

黃祚

五臣

告釁

許觀切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于寶搜神記

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

銑曰霸謂魏也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黃祖言天厭魏主無德乃告其凶釁將有革也

獄訟違魏謳歌適晉

善曰孟子萬章曰克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

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

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翰曰言決獄定訟謳歌道德皆遠去於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去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韓負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

日封帝為陳留王 濟曰魏帝禪位 庸岷稽顙

於晉封魏帝為陳留王故云歸藩 庸岷稽顙

三江改獻 善曰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

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銑曰庸岷

蜀也三江美也稽顙改獻謂歸晉德為臣 赫

矣隆晉奄宅率土 善曰曹府君陳寶誅曰赫矣

日率土之賓 向曰赫隆皆盛 對揚天人有秩

美兒奄大宅居也率土天下也 對揚天人有秩

斯祐 善曰書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司馬相如

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向曰言對答揚

舉天人之事有其次於此福矣秩次斯此也

惟公太宰光翼二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晉太

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

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 翰曰太宰賈

充也謚之父太祖為大將軍以充為右長史及

武帝即位復為太宰云二祖光翼謂充為輔弼

也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善曰臧榮緒晉

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

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庸岷稽顙

梁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

向曰我謂太子也言太子求明德

魯公戾止衮服委蛇徒何善

日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禮曰三

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銑曰言賈謚至止衣冠委蛇

思媚皇儲高步承

華與七善曰王隱晉書曰謚以賈后之妹子

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陸機洛陽

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

翰曰媚愛也言謚思愛太子高

步於承華門也皇儲太子也

昔我逮茲時惟

下僚善曰下僚謂洗馬也翰曰逮及子棲遲

及也機為太子洗馬故云下僚

同林異條善曰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

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銑曰棲遲游息也同林謂同

事太子異條謂謚先貴也

作義稠直留切善曰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

殊義稠日冲也說文曰稠多也

老故曰年殊相與為友故曰志比爵

秩各異故曰服殊志相善故曰義稠

游跨三春

情固二秋良曰跨越也言同游經

越三春情之堅固亦已二秋也

祇承

皇命出納無違善曰尚書曰祇承于帝論語曰

樊遲問孝子曰無違也

向曰

往踐藩朝來步紫微

善曰藩朝吳也紫微

也

降秘閣我服載暉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

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

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於

省閣淮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

郎向日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往踐藩朝

入為尚書故云來步紫微紫微天子宮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尚書郎作此詩然秘閣即尚書省也翰孰云

日秘閣尚書郎所司也載則也暉猶光也

匪懼仰肅明威 與九 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

者仰敬天子 **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善曰鄭玄禮

之明威也 **念昔良游茲焉永歎** 善曰

也 銑曰分別 **歎** 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毛詩曰茲之永

則易集會則難 **之云感貽此音翰**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

歎 向曰此重述出郎中令在吳特相思也 **公**

魯公感此分別之事遺 **蔚彼高藻如玉如蘭** 善

我此詩音翰謂詩筆也 **之闡** 其十 善曰蔚文兒周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

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闡力旦切

協韻力丹切 翰曰蔚歎美也藻文也比蓋言

魯公高文如玉 **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

之美如蘭之芳 **萬邦作詠** 善曰木謂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

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高邦作

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

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 向曰江漢

有木謂橘也言度比則為枳故云不踰境此言

物之有變質人之有變節也金剛而堅百鍊不

銷故萬國作詠也蓋自勗如金之堅剛不可變

易也謚贈詩戒士衡無為變志故也故詩 **民之**

云在南稱棋度北 **胥好狂狷** 善曰爾雅曰胥相也謂

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

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勗若金之

受厲 銑曰胥相也狷狂之心厲以作聖喻不

善人也言謚之相使
我猶狂之心厲好贈我以言相戒
儀形在昔

子聞子命其十一
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翰曰儀形在昔謂道相戒喻我聞子之命

於承明作與士龍五言善曰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良曰

承明亭於長林亭作詩與士龍述相思之意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善曰鄒陽上書曰豈

建責躬詩曰舉挂日嬰纏也駕言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齊

飲餞豈異他字族親戚弟與兄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又

日豈伊異人婉變力轉居人思紆鬱游子情善曰

兄弟匪他日婉歡也婉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也班

固漢書述哀記曰贈白馬王彪詩曰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

辭曰願假簧以舒憂志行鬱其難釋王逸曰紆日鬱行愁思繁也良曰

屈也鬱愁也翰謂士龍也紆鬱失志兒明

婉變深思兒居人謂士龍也紆鬱失志兒明

發遺安寐寤言涕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

日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霑纓銑曰明

發初曉時也言將行遺忘其安寐乃覺寤而起

淚下而交於纓也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

景傾耳玩餘聲善曰家語孔子曰傾耳而

亭名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

聽之不可得而聞遠景影也言揮袂與士龍為

良曰佇立眄看遐

文選百

三

別猶立看其遠影
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

善曰南歸謂
玩想其餘語之聲
也頓止舍也
銑曰南歸謂

弟也北邁自屬也
憩息頓止也永安承明皆亭
也

翰曰言永安亭有兄弟二人昨日之跡至承明
則士衡獨止不見其弟故云弃予也軌跡也

俯仰悲林
善作薄慷慨含辛楚
善曰范曄後漢

竊為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
向曰俯仰於
林薄之間但有悲悽慷慨為歎含蓄辛酸痛楚

也
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
善曰言和悅繞往
歡已絕端哀悼暫

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
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濟曰言懷思往時

之歡絕其端也哀來
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則憂心成其亂緒也

善曰舒翮謂鴻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
翮之飛鴻思歸之志樂於遵渚者之征鴻也蘇武

詩曰黃鵠一遠別
鄺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
曰鴻飛遵渚銑曰言我感別鄉邑慘然不能

進行汝將歸樂循其洲渚也慘舒翮謂如
鳥分飛慘然不進飛亦如我不能進行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善曰王隱

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翰曰顧彥先
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
善曰爾雅曰大火謂
之大辰郭璞曰大火

心也在中
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為朱明尚書

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
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

是言

三

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向曰大火南方星也

朱光日也此仲夏之月積陽為日氣也熙熾也

自南方者則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善曰言月

南方為夏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離畢天將

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

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

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鱗為虎首孔安國

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昂之屬

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

屏翳起雨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

王粲詩曰重陰潤萬物良曰畢星西方宿故

云金虎也謂月著于畢畢星好雨故雨師吐重

陰而為滯離著淒風逆時序苦雨遂成霖善曰

也屏翳雨師也淒風逆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

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

人所患苦也小雅曰逆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

運行各得其序銑曰淒寒逆也為朝游忘

人所患苦故云苦也三日雨為霖也朝游忘

輕羽夕息憶重衾善曰輕羽謂

日輕羽毛扇也衾被也感物百變生纏絲自相

言寒風逆時人寒故也感物百變生纏絲自相

尋蹤善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

思亂與子隔蕭牆蕭牆阻善作

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良曰蕭牆院落之牆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

與音向曰託寄也聲

善曰毛詩曰仲山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父永懷以慰其心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游游曾城夕息旋直廬善曰張晏漢書

也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日

也濟曰曾重也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日

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日

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日

直廬直宿之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日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

今翰曰宵夜激震也雷光夜中布於目前也

玄雲拖徒何朱閣振風薄綺疏善曰說文曰拖曳

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

薄造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

謂東觀良豐注溢脩雷潢潦浸階除善曰王

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脩也又曰除殿階

也銑曰豐多也注雨水也脩高也潢潦雨水

流於地者除庭也言雨水溢於高簷之雷潢潦又浸於階庭

衢化為渠向曰結不解言雲沉五臣作稼湮梁

穎流民沂荆徐善曰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

二州名也翰曰稼謂田苗也湮沒也梁穎

二郡名言此郡田稼沈沒人之

荆徐二州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善曰毛詩曰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

趙孟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濟曰機本吳人其鄉國多水今

此尚為沉渠則懼彼已湮沒矣故懷桑梓之人化為魚也

贈顧交阯公貞五言 善曰晉百官名云

翰曰士衡思之故贈此詩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善曰周易曰君子體

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言發迹

日建鴻德流清風向曰肅嚴邁遠也

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善曰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

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

初為吳王郎中令故云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

翼藩后南裔即交阯也

外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後南有五嶺之

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

良曰伐擊也五嶺交阯也旌旗也擊鼓揚旌言

彼蠻夷之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

地有軍矣趙孟曰子盍亦遠績功而大庇馬又穆叔曰太

上有立德其次立功濟曰績功也言遠有功

績不辭小位立德成理亦高山安足凌巨海猶

不在大國小亦可為之

縈帶善曰古辨異博道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

河四海如衣帶翰曰交州去帝京雖有

高山安足凌於上言雖險如易越

也大海如繞帶亦言度不難也

惆悵瞻飛駕

引領望歸旆善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

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其

庶幾乎歸旆冀相見也此士衡思之甚矣旆亦旌屬

贈從兄車騎

善曰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善曰周禮曰藪牧養

善曰

善曰周禮曰藪牧養

蕃鳥獸鄭玄曰澤無

水曰藪向曰孤獸離鳥尚思故

翩翩游宦子

林藪而况人乎此士衡思歸之意

辛苦誰為心

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

髮鬢谷水陽婉變岷山陰

善曰楚辭曰時髮鬢

以遙見陸道瞻吳地

善曰楚辭曰時髮鬢

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
 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岷山父祖葬焉毅梁傳曰
 水北曰陽方言曰宛歡也陶與婉同古字通說
 文曰變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變董公惟
 亮天工 濟曰髮髯似見不明之兒婉變好兒
 谷水岷山並吳地山水思之髮髯若見其在於
 目前也婉變存思兒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水北曰陽山北曰陰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五臣作沈字 善曰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
 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
 營心府間也言心府魂魄懷於 寤寐靡安豫願
 吳土而精爽若飛若沈不定也 寤寐靡安豫願
 言思所欽 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
 所欽 良曰無安豫之 感彼歸塗艱難使我怨慕
 志欽敬也所敬謂九也 感彼歸塗艱難使我怨慕

深 善曰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
 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
 塗順也 翰曰言感彼歸塗艱難謂
 人事阻難不遂所心使我怨深也 安得志歸

草言樹背與襟 善作衿 善曰韓詩曰焉得諠
 日忘歸草謂忘憂草言以其名 斯言豈虛作思
 志憂欲樹於前後以忘憂也 斯言豈虛作思

鳥有悲音 翰曰謂此言不虛也思侶之
 鳥且有悲聲况人豈無之也

答張士然 五言 善曰孫盛晉陽秋云張
 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士衡友

善 良曰機從駕出游
 士然贈詩故有此答

陸士衡

繫身躋秘閣秘閣峻且玄 善曰四子講德論曰
 繫身脩思乎魏武曰

機出補著作遊平秘閣然秘書省亦為秘閣說
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向日躋升
峻高玄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 善作願 善
深也 遑假寐 眠古眠 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 善曰毛
字 銑曰遑暇也 言出游又曰教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
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
翰曰此機從駕出巡祭 逍遙春王園躑躅千畝
祀致敬鬼神祈豐年也

田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
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 濟曰時
晉有春王園天子游焉逍遙閑樂兒躑
躑漸進行兒時天子籍田躬推千畝 廻渠繞曲

陌通波扶直阡 善曰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
言水在阡上若從 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善
下扶持而上也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 余固水鄉士惣
也 銑曰重穎穀穗顛樹稍也 善曰水鄉謂吳也漢
轡臨清淵 善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為池家
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惣轡 向戚戚多遠
日水鄉吳地也臨其清泉意慕也

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
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
念行行遂成篇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為
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
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 善曰鸚鵡賦曰女辭
家而適人蔡琰詩曰
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會 翰曰悠悠遠見

緇上黻善曰毛萇詩傳曰緇濟曰言塵染衣黑也脩身悼憂苦感

念同懷子善曰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對身見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善

傷也同懷謂同懷抱之子即其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已思益隆毛

詩曰亂我心曲良曰隆繁也心曲謂中心也歡情沉滯而不起歡沉難剋興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

翼翻飛游善作江汜善曰魏文帝喜壽賦曰思

飛毛詩曰江有汜寄身於鴻鸞舉六副而輕翰曰假借也汜水名言歡沈難起心亂難理是

願借歸鴻之翼共飛游江水之涯以見所忌也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善曰曹子建七哀詩

有餘哀西方賦曰重閨幽闥向曰此詩代借

峇前詩也東南謂吳也充滿也幽闥深闥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善曰西京賦曰眇天末

問以發詩情佳人則彥先也眇然游宦久不歸

極望若在天之末畔蓋思遠也山川脩且闊善曰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

影參商垂音息曠不達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

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

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銑曰形影相隨之理夫婦之義今如參

辰之相乖音書消息曠絕參商離合非有常譬

二星常出沒不相見商則辰也

彼弦

五臣作絃

與箏

音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萬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箏括會也與絃會

濟曰人生離合不可常如弓絃與箭箏暫著絃乃釋遠

去也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饑渴

善曰漢書武涉說韓信曰

足下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固也軀身也言相思如饑渴思飲食也

贈馮文罷

五言

翰曰文罷為斥丘令前已贈詩今此重贈也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

善曰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

隱乎爾詩曰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良曰拊翼

同枝條翻飛各

共尋

善曰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

於枝條無凌風

翻徘徊守故林

善無此二句向曰故林太子

宮言尚慷慨誰

為感願言懷所欽

善曰嵇叔夜贈秀才詩曰

感悟馳情思我

所欽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濟曰慷慨歎也欽敬也懷所欽

則思發軫清洛

汭驅馬大河陰

善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

國曰水比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翰曰軫車也言發車洛陽也水南曰汭驅馬於黃河之

南也大河黃河也陰 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

謂河南斥丘所在也 善曰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

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固城貌其迥深 向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善曰古詩

曰晨風悲情
川結苦言隨風吟
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

懷苦心悲情
良曰臨川結謂水聲相
愧無雜

能不甘於言
勤苦之言隨風則增氣
愧無雜

感志節之士多
善曰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

佩贈良訊代蕪
金
趙岐曰蕪金其價蕪倍於惡金

金一百而不受
實重之物詩人所以贈行也今

愧無此物而以
善戒之以代
夫子茂遠猷款誠

蕪金蕪金好金
也訊猶戒也
善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

寄惠音
善曰尚
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繁齋

俟兮惠音聲
翰曰夫子謂文龍也茂黃猷德

也言夫子有美
遠之德款誠之志寄惠我音信

也者
也

贈弟士龍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

溺

馬傷別促

善曰論語曰君命

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

傷怒焉如擣方言曰懈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

間或曰怒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指途悲有

詩曰別促會日長
何日怒憂心也

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
岳

善曰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

移也
翰曰言西入京如西流水行不止弟在

家不游如東止之
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善

文選

四

俱契闊成駢非服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

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

曰兩服中央夾轅也駢駢傍馬也鄭玄毛詩箋

弟雖契闊常同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四言

潘安仁向曰大意述晉平吳得陸生與

肇自初創二儀烟煜於云切善曰周易曰易

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善曰劇秦美

類曰闡大開也翰曰粵於也伏犧古帝王也

繩闡化後畫八卦以成文字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

有區域以分其一善曰左氏傳魏絳曰虞人

云芒芒遠克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州杜預

都邑也言都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善曰史記曰

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

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

相生也良曰神農畫野離疆爰封眾子善曰

日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

日言分別川土疆界以封眾子也夏殷既襲宗

周繼祀

善曰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與毛詩曰赫赫宗周向曰襲因也言殷因於夏而

周繼之

商**絲絲瓜**徒**六國互峙**其二善曰瓜

瓜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翰曰絲絲不絕兒瓜

如瓜蔓之引**疆**善作**秦兼并吞滅四隅**善曰史

交互而立也**疆**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善曰史

始皇初拜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

猶方也濟曰疆暴**子嬰面觀漢祖膺圖**五臣

也秦兼六國四方也**子嬰面觀漢祖膺圖**作應

符字善曰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又曰子嬰降沛公於軹道傍漢書曰高祖隆準而

龍顏左氏傳曰楚子圖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固縛衡璧大夫哀經士與魏膺符良曰子

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良曰子嬰秦王也面縛與觀降漢祖漢祖乃應符運也

擲棺也降者輿而自隨以明必死也**靈獻微弱在涅則渝**善曰荒

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相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

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

也向曰靈帝獻帝也言二帝微弱**三雄鼎足**也獻帝遭董卓遷之西京天下亂也

孫啓南吳其二善曰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

日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善曰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

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大晉統天仁**善曰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

風遐揚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濟曰大晉理天下仁惠之風遠揚也偽孫銜璧奉土歸疆善曰偽

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書於濬濬受皓之降左傳曰許

僖公面縛銜璧良曰偽孫謂皓銜璧而降奉國土歸我晉之封疆也璧者國寶降者親奉於

君面縛無手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善執故用口銜也

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揆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也

向曰長離鳳也以喻君子婉婉美也長離云誰咨兒陸機自凌江而來亦猶鳳翔也

爾陸生善曰毛詩曰云誰之鶴鳴九臯猶載厥思又曰咨爾殷商

聲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銑曰鶴鳴九臯之上其聲聞天詩人

猶記之載猶記也况迺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

宰庭其五善曰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袁紹曰將軍播名

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揚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

以旌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翰曰旌招賢之節撫奮也宰庭天子

之庭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於天下英

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曰則君顯明於世齊曰儲皇副

主也言擇任賢良以爲左右英英朱鸞來自南岡善曰鸞亦喻幾也毛

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良曰朱鸞瑞鳥

也亦喻君子岡山也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南岡謂機自南來也

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官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周

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略曰鞞以象棠色何曰曜藻文華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機時為太子洗馬故曜文如彼蘭蕙載章於此殿玄冕丹裳大夫之儀服

採其芳

其六

如蘭蕙太子則取其道德之芳也言陸機潘岳

作鎮輔我京室

善曰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

啓爾宇為周室輔濟曰藩岳謂諸侯也謂惠帝弟吳王晏出為大將軍以鎮吳機為郎中令

故云輔我

旋反桑梓帝弟作弼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

京室也與吳毛同鎮吳故云旋反桑梓為帝弟之輔弼

也或云國宦

五臣

清塗攸失

善曰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

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左今舍天子而任諸侯故謂之左宦向曰或有人云自太子洗馬

出為郎中令是吾子洗然恬淡自逸

其七

善

失其清官之塗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

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陳太丘碑

見言雖失清官之塗

廊廟惟清俊又是延

善曰

而逾肅敬自安逸也日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

臣朝觀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

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善曰

之官惟擇其清俊能日擢拔也齊曰幾從吳王郎中令徵入為尚

齊轡羣龍光讚納言

善曰謂為尚書郎也揚雄

日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

書宮陸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

也羣賢齊轡以明出傳游省闈珥筆華軒

納天子之言也善曰毛詩序曰珥筆持牘

詩曰優游爾休矣崔駰奏記實憲曰珥筆持牘

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向曰闈門也華軒殿上曲欄也珥執也昔余與

言閑豫於省闈執筆殿上以待天子也

子繾綣東朝善曰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

常侍侍東宮機亦為大錐禮以賓情同友僚嬉

子沈馬繾綣不離散兒錐禮以賓情同友僚嬉

娛絲竹撫鞞少舞韶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

日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良曰賓敬

也雖以禮相敬於情不殊友僚常以絲竹鼓樂

以自嬉娛也脩日朗月攜手逍遙

其九向曰脩長

也自成作我離羣二周于今善曰禮記曰子夏

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銑曰謚

與機別經二年也于今贈詩時也

分著情深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

別著明也言雖面別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善曰毛詩曰實獲我心濟曰超謂為尚

書郎言子超升實歡慰我心發言為詩俟望

好音善曰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言舒志為詩也俟待也言待欲崇其高必重其

好音者謂望機谷此詩也

層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向

層日將崇高大之德必須重其增益之事言此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以誠也 **立德之柄莫匪安** 善作 **恒** 善曰周易曰謙

之固也 銑曰言立德 **在南稱甘度北則橙** 宅

權柄安守其恒恒常也 **在南稱甘度北則橙** 耕

協韻 善曰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

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

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其橙枳皆是

翰曰甘果木名生之於江南則芳香種於北地

則為橙枳言木以移而變恐 **崇子鋒穎不頽不**

人亦同是而易節故引為戒 **崇子鋒穎不頽不**

崩 其十一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

伯陵谷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

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濟曰崇爾道德鋒穎勿使崩頽也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四言

潘正叔 善曰文章志云潘尼字正叔少

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

養及父終出仕位至

太常卿 良同善注

東南之美曩惟廷州 善曰爾雅曰東南之美者

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廷州

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廷州來季札邑也

濟曰延州謂延陵季子也曩 **顯允陸生於今**

也延陵為東南昔時之美也 **顯允陸生於今**

也 善曰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於今少 **振鱗南海濯翼清流** 善曰高唐賦曰振

匹也 鱗奮翼應德瓊建

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

翰曰南海謂吳也

清流謂晉也凡言鱗翼者皆龍鳳也君子比之

故作者 以鱗翼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 善曰峇

實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

文選

卷二

能讀三墳五典八素九丘齊曰翰筆也林謂儒林也墳丘皆古書也婆娑容與皆游放之兒

玉以瑜潤隋以光融善曰禮記孔子曰君子比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班孟聖西都賦曰隋侯明月錯落其間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杜預左氏注曰融朗也良曰瑜玉上美者隋侯珠也

明朗言人加學亦如之也乃漸上京羽善作

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善曰玩猶愛也爾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向曰斬進也羽儀儲宮謂機為東宮洗馬為太子羽儀也玩習味美也清藻芳風

言機之泳之彌廣挹之彌冲其二善曰毛詩文章也

游之毛萇曰潜行為泳又曰挹對也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猶虛也

酌冲深也言猶酌道德之源彌覺深遠

崑山何有有瑶有珉善曰新序

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

崑山喻省閣也瑤珉喻君子也及爾同僚具惟言省閣之內所有者皆君子也

近臣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陸士衡答賈長淵詩序曰東宮積年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濟曰僚官也正叔嘗為

太子舍人言與機同官俱為近臣予涉素秋

子登青春善曰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

青春爰謝愧無老成詩曰雖無老成

良同善注

愧無老成詩曰雖無老成

良同善注

良同善注

良同善注

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列曰新之德曰正叔自云愧無老成人之風而所
 新者謂機也 祁祁大邦惟桑惟梓 善曰毛詩
 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 良曰大邦則吳矣 穆
 謂是機之桑梓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故云爾 穆
 穆伊人南國之紀 善曰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
 國之紀 銑曰穆穆美也伊 帝曰爾諧惟王卿
 是也謂美是人為吳綱紀也 善曰左氏傳孟僖子召其
 士 善曰尚書帝曰爾諧 銑曰諧和也 俯僂從
 命奚恤奚喜 善曰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
 人之後也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
 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 翰曰俯僂屈 我車既
 身也言屈身從於王命無憂喜於懷也

巾我馬既秣 善曰周禮中車下大夫二人鄭玄
 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 濟曰中 星陳夙
 車衣也秣飼也言將飼車馬而行也 星陳夙
 駕載脂載轄 善曰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
 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 良曰星陳夙駕 婉變
 言早發也脂膏也以滑車也轄車鍵也 婉變
 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饑渴 善
 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
 饑渴待賢也 向曰婉變徘徊皆願慕貌 二宮
 謂帝及太子宮也機經任之故正叔眷慕二宮
 之內醪酒之澄無人饗宴慰我饑渴之情也
 昔子忝私貽我蕙蘭 善曰陸集有贈正叔詩
 私情於我而遺我蕙蘭也 今子徂東何以贈旃
 蕙蘭香草以喻文章之美

善曰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寸匙惟

又曰何以贈之翰曰徂往旃之也

寶豈無瓊璠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

日畧景也與璠美玉也濟曰言彼美陸生可

豈無寶玉不足貴以寸陰可為寶良曰言陸鸞之

與晤言其六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

美可與申明晤之言

贈河陽五言向曰潘岳為河陽

潘正叔

處善本生化單父子竒泣東阿善曰呂氏春秋

父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

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問

其故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

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竒年十八齊君

使治阿既行齊君恻之遣使追使者返日子竒

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竒至阿鑄庫兵

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

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

鄉建遺烈武城播絃歌

善曰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舒桐

鄉畷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故為桐鄉史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

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

郭外人果共立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

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

武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

翰曰桐鄉朱仲卿為桐鄉畷夫主稼穡之邑武

城子游所理邑或以遺愛為業或以絃歌見美

以岳喻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善曰驥龍喻比四賢

路躍潛龍於大波喻得塗也驥良馬也夷平也縱良馬於平弱冠步鼎鉉既

立宰五臣三河善曰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

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

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良曰年二十曰弱冠也鼎三公象也鉉鼎耳環

也岳二十為賈充府掾故云步鼎鉉也年三十曰立三河河東河內河陽也宰埋也流聲

馥秋蘭擹藻豔春華善曰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

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擹舒也荅賓戲曰擹藻如春華向曰馥香擹發也流其芳聲香逾秋

蘭發其文藻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善曰風美於春華也

太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銑曰所美者聰敏仁義天姿之茂豈言此人爵之多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五言向曰周禮大宗伯御史掌書之官至秦

以為埋以為埋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善曰潘正叔贈陸機詩曰崑山何有有瑶

有珉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

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日廣大構合也崑山大廈以喻國也游鱗萃靈

瓊玉衆材以喻羣賢合成於國也

沼撫翼希天階善曰游鱗龍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

攀天階而下視良曰萃聚希望也靈沼天階

皆撫仁義之道聚喻左右省閣也鱗翼謂龍鳳况君子也言君子

望天子之左右膏蘭孰為消濟治由賢能

切善曰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出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向曰膏蘭為物以明燭

暗以香變臭自致銷爍不辭其王侯厭崇禮迴

勞賢能濟理亦猶是也孰誰也

迹清憲臺善曰漢書上謂嚴助曰君歌承明之

禮門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銑曰王侯謂

既也崇禮門名王前為尚書郎朝奏皆在此門

言今厭之迴迹清肅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

憲臺憲臺即御史署

來善曰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翰曰蠖屈喻聖人

潛隱也龍翔聖人即位也言蠖屈之時喻賢人

在外故云小往龍翔之時喻君子入用故云大來

康哉善曰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

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外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濟曰協合畢盡讚佐也恰

心輔於聖代盡力

以佐康哉之風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四

